皇清經解

仁 12
478
43

仁
478
43

12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四

慈谿姜編修 宸英 撰

學海堂

湛園札記

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晁錯受尚書于伏生之女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按漢書伏生得藏壁書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其後有張生歐陽生伏生孫亦以治尚書徵據此則伏生雖老何必使其女傳言教錯即傳言而徵明者有人亦不至以意屬讀也明是好事者爲之說

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鄭註云糝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按周亦以筍爲珍味故其詩曰維筍及蒲饋

食之邊亦有筍葅

宮正之職內宰分其人民以居之註云人民吏子弟疏吏卽閽寺弟子宿衞宮室者按閽寺有弟子豈此時宦官有養兒耶恐是賈氏習見漢末之弊故有此說當爲宮正所掌宿衞之士庶子

疏司門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爲水祈禱左傳莊公二十五年有用牲於門之事按水祈雩禜與旱同此義別見

囿人掌囿遊之獸禁註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疏謂於王宮之外於苑中離別爲宮故名離宮以宮外爲客館亦名離宮也按宮外客館爲離宮則齊王見孟子于雪宮亦是古制

廩法有數名春秋御廩災天子亦有御廩單言廩則平常掌米之廩明堂位魯有米廩有虞氏之學以有虞氏尚孝合藏粢盛之委故名學爲米廩非廩稱也詩亦有高廩以其萬億及秭非藏米之數故以藏穗言之與常廩御廩又異

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註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疏文王世子春誦謂歌雅歌樂卽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詩古者謂之樂語又謂之歌樂蓋樂主人聲而文之以金石管絃八音之器其實八音之器之聲出人聲而準故樂必以詩爲本稱詩者亦必言樂詩與樂一也孔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解之者曰孔子正樂必先刪詩或言孔子無刪詩之事樂正雅頌自然得所此皆分詩樂爲二物不知孔子所言樂卽指雅頌其曰正卽得所也下直

以實上語耳豈有二義哉古之教學者之詩必以誦節其抑揚
高下之聲而配之金石管絃八音之奏故春誦夏必絃絃誦者
凡皆以習樂也習樂而詩在其中矣故學詩者必于成均均者
樂之調也蓋詩者不可以禮義求也孔子曰誦詩三百孟子亦
曰誦其詩誦之者抑揚高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
其貞淫邪正憂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
也而入于耳而感于心其精微之極至于降鬼神致百物莫不
由此而樂之盛莫逾焉當時教人誦詩必有其度數節奏而今
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失則八音之器雖設亦具文耳於是
後之說詩者泛泛焉無所主而專求之文字之間其說支離畔
散理義多而性情少此詩之所以益亡也好古者猶欲追黃鐘
之音於六義既亡之後截嶰谷之竹榮中山之黍布緹室之灰
法非不善也而古樂終不可復作故古之爲詩者征人思婦田
野農夫皆優爲之而今學士大夫則不能以爲蓋古人於聲音
之道家習而戶曉之雖擊壤拊缶動諧律呂采風者得之又必
稍節文之而後播之於樂後世人不知樂言詩者第以其文字
而已文字非積學之久則不能工求其工於文字者宜乎雖學
士大夫而於詩猶有所未暇也

酹行曰灌疏此周禮灌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飲酒亦曰灌故
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酹行亦曰灌也

昭元年左氏傳鄭子產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後人以參辰爲
參商者誤鄭司農說星土引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改

左氏本文而參商之誤稱實始於此矣

蝈鄭司農讀爲蛙蛙蝦蟇也月令曰螻蝈鳴故曰掌其鼃黽鼆鼄鼅鼀鼁鼃鼈之事蝦蟇也蝦蟇也螻蝈也一物異名康成謂蝈鼆蝦蟇屬據司農則蛙也蝦蟇也螻蝈也一物異名康成謂蝈今御所食蛙也蛙乃短狐據此則蝈與螻蝈另是一物御所食則漢重此物韓退之食蝦蟇詩雖號爲蛙蛤又云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是以蝦蟇與蛙爲一也又云大戰元鼎年元鼎五年蛙蝦蟇鬬則蛙與蝦蟇爲二物

孟子曰諸侯有王見大行人諸侯之王事註按今本孟子無此豈亦有逸篇歟

望其轂欲其掣爾而纖也註鄭司農云讀爲紛容掣參之掣疏先鄭云云此蓋舊文今檢未得此句本見上林賦紛容衆猗

猏從風前註迤崇於軫讀爲倚移從風之移疏司馬長卿上林賦云從風倚移此二句連文而復云檢未得未知何意

城隅之制九雉疏鄭以浮思釋隅者按漢時云東闕浮思宋則浮思者小樓也愚按浮思爲小樓則城隅即今城上譙樓天子城隅九雉爲九丈城身高七丈則譙樓通城身爲九丈其實樓二丈高也　黃朝瑛緗素雜記唐蘇鶚演義衆罳織絲爲之輕疎浮虛象羅網交文之狀蓋宮殿簷戶之間杜詩衆罳朝共落是也鶚說是也按鄭風有女同車章出其闉闍傳闉曲城也闍城臺也正義云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當門臺即鄭所謂城隅歟

周禮鄭註鄼曰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鄼按此音在何反則

非蕭何所封酇邑

儀禮喪服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註據爾雅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疏據二婦互稱謂年小者爲娣故云娣弟是其年幼也年大者爲姒故云姒長是其年長假令弟妻年大稱之爲姒兄妻年小稱之爲娣是以左傳云云穆姜云吾不以妾爲姒是據二婦身之少長爲娣姒不據夫年爲大小之事也按禮婦人之坐以夫之齒坐既依夫之齒爲上下則稱自當依夫之齒爲大小若以年之大小爲娣姒互稱將弟婦坐於長婦之上可乎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兄弟之間必有不相安者矣穆姜與叔向之嫂之言或古者娣姒可通用或娣姒相

劉則分大小散文則娣亦可稱姒耳　賈鄭杜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姒言其相謂皆舉長者之稱稱之所以爲讓也豈稱謂之實狀哉

姑之子註外兄弟也舅之子註內兄弟也疏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按此則姑之子當謂舅之子曰內兄弟舅之子當謂姑之子曰外兄弟而今人皆稱其妻之兄弟曰內兄弟其俚謬甚矣爲夫之從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緦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緦之親焉疏曰言同室者直是舍同未必安坐言居者非直舍同又是安坐按親娣姒曰居室堂娣姒曰同室

尊於尸東元酒在西疏曰元酒在西尚之凡酒酌者居左左爲上尊漢書上尊酒宜主此解上尊酒醇醲其用之貴重與元酒

等

註堂塗謂階前若今甬甓磩也疏漢時名堂塗爲今甬磩今甬磩則今之磚也今音零磩音階

詩言兄弟曰如塤如篪樂志曰如塤爲宮而篪之徵和塤爲商而篪之羽和葢他音一音各爲一節獨塤篪二音同爲一節和之至也按詩比妻子曰如鼓瑟琴禮明堂位有大琴大瑟中琴中瑟凡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中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而五聲和葢取其相配以爲和也古人之取義亦精矣　宋史樂志釋詩者以塤篪異器而同聲然八音孰不同音必以塤篪爲況嘗博詢其音葢八音取聲相同者唯塤篪爲然塤篪者六孔而以五竅取聲十二律始於黃鐘終於應鐘其竅盡合則爲黃鐘其竅盡開則爲應鐘餘樂不然故惟塤篪相應又按古者大琴則有大瑟中琴則有中瑟有雅琴頌瑟實爲之配亦取琴瑟相合之義

洪範五福六極無貴賤葢古無不肖而貴亦無有德而賤者貴則祿及之而富矣故富可以概貴賤則祿弗及而貧矣故貧可以概賤周禮八柄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六曰奪以馭其貧是也

康王之誥註引鄭氏曰周禮五門云云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葢內朝所在也不知應門之內即路門之外此曰治朝以對路寢庭之朝而言故亦曰外朝其實正名外朝在雉門之內庫門之外

商容鄭氏曰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按儒林傳魯徐生善爲頌容同孝文時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內史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容臺之名當本此鄭箋多附會

八十九十曰鬋七年曰悼先大常謂壯年八十曰鬋九十曰悼某按據文每十年一變稱無緣於八十九十同稱曰鬋而於中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正近幼學之期稱之以悼何其不祥耶況九節俱是成數則七年之爲九十無疑而上句九十二字宜刪矣

疏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春朝受圭玉於朝受庭實於廟生氣文也秋覲一并朝享皆廟受之殺氣質也朝禮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而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據彼義朝無迎法唯享有迎按禮器稱夷王下堂見諸侯爲失禮是單指覲禮若朝宗行享禮天子於諸侯固有下堂而見之時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曰誰與哭者鄭註與音餘先問誰與後云哭者倒裝文法恰似驚問情狀

正義鄭注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蒼梧案尚書禹貢三苗於三危在西裔今舜征三苗乃死於蒼梧者張逸答巢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愚按書稱舜舞干羽而有苗格矣安得

復有征苗之事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九疑山是爲得之非征有苗而死也

曾子問婚禮既納幣一條曰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婚禮不行禮也待之三年而弗敢嫁乃所以求嗣爲兄弟者既三年免喪矣然且弗取焉其諸非父母之喪故耶不然可以嗣爲兄弟矣而復弗取於義無所取爾也禮女子許嫁笄而施纓所以明繫屬於人之義雖未嘗共牢合巹已有相爲夫婦之道焉雜記曰女未許嫁年二十方笄燕則髮首髮首者猶以少者禮處之也許嫁之於禮若是乎其重也今許嫁而復止髮首與不髮首則異乎其未許嫁也髮首則如之何成人而復少之也壻免喪與女免喪既逾之三年矣使復許嫁一人而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或女之父母死將必復遲之三年遲之三年又不免於改字以聽之不可知之三年之喪於古者二十而嫁之年無乃逾之已遠乎且一女子也偃蹇數夫之間辱莫大焉先王之制爲婚禮也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一與之齊終身弗改矣豈其未嫁而先毀之防也吾聞之也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聽命於廟而後行事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今既納幣有吉日矣是以嘗納采問名納吉於廟而重之祖宗之命矣固不可以亟取而亟辭之若是其輕也吾意此非夫子之言記者之過也然則如何

吾聞之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此有故者明是指女遭父母及壻遭父母之喪而言除喪三年適二十三年矣二十三年而嫁與二十而嫁同文故知非壻弗取而改嫁也是爲得禮之正而已矣曰三年弗取而後嫁之非禮也故曰此非夫子之言是記者之過也

疏云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者鄭註云宅讀曰咤懲刈之品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拳三梭書五刑一章即是有虞律法其刑具畧見於此

禮運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義曰上既云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此亦當云必本於地殽以降命但上文既具故此畧而變文直云命降於社之謂殽地上云命降於社之謂殽地亦當云命降於祖之謂殽廟以上文既具故此又畧而變文正義此段論最妙乃作文換句之法也

鄭云社祀后土配以勾龍稷祀神龍配以后稷又云一歲祭社有四其一爲孟冬祈年於天宗即蜡臘也按蜡祭先嘗註訓神農祭司嘗註訓后稷是祭稷非祭社也先儒無辨其說者

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註幾謂漆飾沂鄂也按沂鄂恐即垠堮之意謂器稜角也

內則右佩紛帨云云疏皇氏云以右廂用力爲便故佩大物此人身左右亦得稱廂也後又云此刀大於左廂刀

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家婦註雖有勤勞不敢掉磬

正義云商人以先絞訖爲掉磬
玉藻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註端當爲冕字之誤正義曰知
端當爲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元端按下
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
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視朝之服尊於聽朔與諸侯不類且聽
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又按王制云周人元衣養老註元
衣素裳爲諸侯朝服注云元衣則此元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
朝服此朝衣素裳皆得謂之元端若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
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按前云次以元端在諸侯朝服之
下者乃是朱裳故爲最下
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
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云云陳集註舊說秦建亥此月爲歲終
故行此數事者得之愚按此書不用周正而以建寅爲月令之
首是也知夏正之得時矣何敢復有建亥之意乎季冬之令曰
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故知其終以夏時爲準矣又曰天子乃與
公卿大夫共數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此眞歲終事也若
受朔與貢稅將分命諸侯以頒之百縣非一時所可徧故必預
備之於三月之前而後及事豈以九月之爲歲終然哉蓋不章
爲相大集羣儒以爲此書諸儒當戰國分爭樂殘禮廢之後尙
有區區抱遺經以冀復古制者其後共議封建非笑始皇事不
師古而被坑者卽此輩也彼欲依不韋以行先王之法度其見
固已迂矣而況欲伸其說於李斯焚書之世哉悲夫

文王世子第五節文王之爲世子也七字石梁王氏謂衍文劉氏強解不通余謂當在第三節武王帥而行之上恐是錯簡後教世子三句石梁亦謂衍文余謂文王教世子前益是舊事篇名記者失於刪去耳

奔則爲妾當是二月會男女奔則不禁之時也若桑間濮上乃王法所必加何妾之有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徐趨對下疾趨則趨猶行也言徐趨君大夫士皆宜依此禮而行之若疾趨則不必以接武繼武中武爲拘而手足則不可改其常武耳註解徐趨爲或徐或趨則於疾趨說不去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邑宰之士　士次於公館此朝士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亦邑宰倚廬卽公館大夫朝士皆居公館終喪而邑宰居堊室至小祥始還治不知當時大小職業何以爲理

三年諒陰子張已疑之矣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緌委武元縞而後緌委武皆冠之下卷秦人呼卷爲委齊人呼卷爲武元縞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有緌故云委武元縞而後緌也前云喪冠不緌又云喪冠條屬註云以一條繩屈而屬於冠以爲武是喪冠有武而無緌也此云既別有冠卷則必有緌與前不同矣然玩註一則字蓋喪冠纓與武共一繩若吉冠則纓與武各一繩各一繩是別有冠卷也故必有緌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子齊衰之服期而畢矣亦與父同有服乎正義曰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不得與此樂此

說最明所謂子姓之冠玉藻云縞冠元武
深衣篇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疏袂者純緣也謂純其袂緣則
袂口也又云緣謂緣爲緣謂深衣之下純也純邊者謂深衣之側
旁也廣各寸半者言純袂口及裳下之緣并純旁邊其廣各寸
半依此讀則純句袂句緣句純邊句
鄉飲酒禮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註笙與歌皆畢則堂下與堂上
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次則堂上
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邱此爲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
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也按由庚崇邱由儀即魚麗嘉魚南
山有臺之譜故有聲無辭非闕也南陔白華華黍亦猶是也
按太宰所掌八法八則八柄八統此治典之大綱九賦九貢九
式此理財之常法而九兩繫邦國之民則又不獨理財矣歲終
詔王廢置三年大計誅賞合羣吏之職掌而受治也小宰掌職
其貳以贊冢宰宰夫合羣吏正歲會月要日或治其不時舉者
以告冢宰而誅之皆是總舉庶職合大宰小宰宰夫職分自是
一項太府分太宰理財之一事而頒其貨於受藏則內府屬焉
頒其賄於受用則外府屬焉玉府則分內府之貨而職其小用
者也合太府內府外府玉府職分亦自是一項司會亦分太宰
理財之一事而專主勾考會稽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屬焉職內
掌邦之賦入亦如太府之有內府職歲掌邦之賦出亦如太府
之有外府職幣掌振餘財亦如太府之有玉府蓋用財與會財
相對舉職合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又是一項太宰所謂詔

王廢置所該者廣司會所謂詔王及冢宰廢置單指理財一事論者不知以爲周禮合用人理財而一之而因渾司會於小宰宰夫之列是亦不知周公建官總領分核之深意矣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註死兵謂戰敗無功者果爾則童汪錡竟宜殤而結纓之子路將不免於投之塋外之罰矣蓋兵者刃也死於兵是得罪被刑死者以其有罪辱及其先故絕之以示罰不然彼以罪誅者概令之族葬而執干戈以衛社稷者反棄之於昭穆之外先王勸懲之意當不若是其慎也　呂子曰蚩尤作兵詩衞風擊鼓疏古者謂戰器爲兵左傳曰鄭伯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經云踴躍用兵謂兵器　隋仁壽元年詔代俗之徒不達大義至於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自今以後戰士之徒宜入兆域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肆音髮八聲豚解而腥之也殺則體解而爛之也先鄭謂肆解體薦全牲非是

司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古者車戰戈殳戟矛皆長器故乃之用甚少雖斬人亦用戈也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云云按儀禮射釋算之後然後司馬實爵而獻獲者於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此乃射畢之事而舊說云將射而先祭恐誤

左傳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杜氏曰管仲之後於齊沒不

復見傳亦舉其無驗昨舉示友人閻子百詩爲予檢史記傳註引世本云莊仲山產夷吾夷吾產武子云云共十世皆有謚惟末世景子步耐生微無謚耳此凡案閒書而杜孔諸君皆不及知亦可怪也

門焉有二義晉人圍曹門焉與門於桔柣攻門也文十五年門於勾龍守門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注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禍故不爲春秋所貴然則龍逢比干亦有罪乎此誣經之甚者也

季札觀樂使工歌之初不知其所歌者何國之詩也聞聲而後別之故皆爲想象之辭曰此其爲衛風乎其周之東乎其太公之東乎其周之舊乎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皆從想象而得之

者也至於見舞則便知其何代之樂直據所見以贊之而已不復有所擬議也

字書幘音責皆釋以冠幘之義余按左傳定九年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先登者皆幘而衣貍製杜注幘齒上下相值此又一義字書失載

左傳使封人慮事註慮事無慮計功又註廣雅無慮都凡也師古漢書註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按趙與時賓退錄曰諺謂物多爲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語也嶧山碑記云世無萬數無萬即左傳所謂無慮吾四明諺語至今稱多曰無萬

左傳老者冢子桓八年來求車若即作誦之人則已爲百歲上人矣故註疑之僖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注隱五年洩駕

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長狄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僑如猶在益百三四十外人矣齊鮑國吳延州來年皆近百歲尚見經傳

昭二十五年宋人亨昭子賦新宮此時夫子年已三十五矣新宮尚在安得刪詩之時便亡而亡亦不能記憶也明笙詩有聲無辭註逸詩恐未是

叔向謂襄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註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此太說渾正義云喪杖期章內有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親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爲之三年不娶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按天子諸侯后夫人死卽以姊姪繼之安得有再娶之事晉靈公再求婚於齊此末世之亂法也不可以證先王之禮思謂妻之喪期間月而禫共十五月亦得占三年故通謂之三年之喪若叔伯之喪則不待禫而除矣況天子諸侯絕旁期則后喪之得稱三年無疑也

唐棣梫註江東呼夫梫疏詩召南云唐棣之華陸璣曰奧李也一名雀梅前經云時英梅註雀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梅疏似梅而小也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又常棣註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疏詩小雅云常棣之華陸璣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而正白今宅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熟按此則唐棣自一種召南所詠是也常棣與棠棣共爲一種而又自分

赤白二種小雅所詠是也唐棣實大如李子棠棣實如櫻桃唐棣正名郁李又云與李本大如李子今俗稱大如櫻桃者爲郁李殊誤

鳥曰臭疏鳥之張兩翅臭然搖動者名臭論語三臭而作當作此解

公羊穀梁俱受春秋于子夏公羊解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公羊不見字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于圖讖是也楊士勛穀梁釋云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師古云名喜受經于子夏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郎由是穀梁之傳大行于世是則公穀皆受經于子夏故其言大抵相同而又有相抵忤者當是流傳之異二傳皆是口相傳授至漢始著竹帛傳公羊者以爲孔子懼衰世之禍隱晦其文故不著竹帛而學者徒私相授受而已此何休之妄說也漢書藝文志亦曰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是說也予未之信孔子作春秋上紀天時下明王道所以正人心而抑邪說也欲正人心而抑邪說必昌明其說于天下而使天下人喻于吾之說然後可以開其愚蔽而革去其邪心若徒與其弟子私相

受授而已天下何由知之者獨其弟子則春秋可以不作
善乎杜氏之言曰制作之文所以將往考來情見乎詞言高則
旨遠詞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
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孟子曰子豈好辨哉予不得
已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好辨卽孔子作
春秋之意也使孔子自諱其辨隱秘其書而不出亂臣賊子何
所見而知懼哉作春秋則禍非所避欲畏禍則春秋不如弗作
懼威權勢力而苟避之是班氏以小人之心度量君子也何休
因班氏之說遂誣春秋黜周王魯又曰春秋黜杞舊宋而新周
引讖文云邱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
錄又云公羊五世至漢胡毋生董仲舒推演其文世人乃聞此
言去孔子卒後三百歲矣何不全身之有何休之說皆公羊傳
所未有也其所云黜周王魯爲漢制作豈獨誣春秋哉其爲公
羊之累亦已甚矣況其解傳不由傳意鑿空立義辭晦意滯凡
一例而前後矛盾不可通者難以枚舉使春秋本意若此學士
家猶難于尋覓彼亂臣賊子非盡讀書知文字者也欲其一見
而知懼理所必無者矣
周家兵數皆從井田出諸侯千乘者得士七萬五千人天子萬
乘則得士七十五萬人井田之制一定凡兵士器甲車馬無不
有截然一定之數本國不可得而增洮異國不可得而召募故
其時雖有封國大小而強弱不甚相遠井田廢而邱甸無稽則
一家而正羨俱行矣井田

矣此强吞弱并而天子夷於列國小國棄爲臣隸兵制之所以亂封建之所以亡也唐亦以口分世業而有府兵之制自租庸調之法壞而驕騎不得不變矣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四終

南海陳韶　嘉應溫心源　舊校
番禺黎永椿　新校

刻經義雜記題辭

經筵講官　南書房翰林戶部左侍郎兼署兵部左侍郎前提督浙江學政阮元譔

經義雜記武進臧玉林先生所著也先生隱德君子深入兩漢諸儒閫奧研覃經訓根究小學嘉定錢辛楣少詹序之云先生之書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先哲余是以重其書而益重其人金壇段若膺大令序之云發疑正讀必中肯綮精心孤詣所到冰釋至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者尤推見至隱覺悟羣疑是以當世通儒碩學莫不心折此書鉅都大邑研經好學之士往往傳寫不倦余獲交先生元孫在東亟爲料量刻資於嘉慶己未秋付梓南海庶得家置一編免於抄胥之役將見海內承學之士有所稟程藉先生之書以通漢唐

之業於是乎在前人自閻百詩徵士以下序之者已詳余爲掇其梗概題辭卷端以告學者焉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五

經義雜記

正名

學海堂
武進臧茂才琳著

論語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集解馬融曰正百事之名也儀禮聘禮疏引鄭注論語云古者曰名今世曰字案馬鄭說不同亦各有所本學者喜馬說之平易便斥鄭爲迂遠爲鄭學者專主其說又以馬解爲非俱未嘗徧考也史記孔子世家云是時衞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衞衞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則言不順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眞其義

也眞其情也乃以爲名名實不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眞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又韓詩外傳卷五說魯君假馬于季孫云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此皆馬說所本也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許氏說文解字序云今敎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譔其說將以理羣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恉分別部居不相雜厠也萬物咸覩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觀許引君子於其所不知二句是亦以正名爲正書字文弨案說文每部字下有不解者多書闕字即本論語闕如之意此皆鄭說所本也固不當專主一解以爲是矣朱子集註本史記指衛輒拒父事言之較馬說更切近

西宮災

春秋僖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杜注西宮公別宮也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何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少在後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

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譏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范解言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又漢書五行志上西宮災穀梁以爲懿公宮也以譏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爲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懿宮若以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董仲舒以爲釐娶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若以妾何爲居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以西宮也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區皆災也案杜注左氏謂無傳則班志所引當是解左氏者之言如劉歆輩說知西宮災不特一西宮也公宮爲國君所居既不可斥言東宮太子宮太子國之本也又不可言災故舉西宮以概之據董生說知西宮即夫人所居僖公爲齊所脅以妾爲夫人而居此宮故天災誅去之乃何氏既用董義而又采禮緯爲夫人居中右媵居西左媵居東之說以西宮爲楚女所居然楚女無罪何反焚其所居又言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言西宮而不繫小寢亦曲說也范解穀梁未能發明當以劉子政說補之三傳之學惟穀梁最微今所宜急治者也

宣謝火

春秋宣十六年夏成周宣謝火杜注宣謝講武屋正義引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傳夏成周宣謝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穀梁經作宣謝災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

謝者何宣宮之謝也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何注宣宮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樂器宣王中興所作樂器新周故分別有災不與宋同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爲王者後記災也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謝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范解宣謝宣王之謝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是故貴其器釋曰徐邈所據本云周災至注云重王室也今遍檢范本並有不字則不得解與徐同又漢書五行志上宣榭災舊本作火今據顏注校正榭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

禮樂爲而藏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榭者講武之坐屋案左氏以宣謝爲講武之屋服杜注皆本漢書服謂宣揚威武更得命名之意火爲人火見宇戒之無人而武功之廢弛也公穀以宣謝爲藏樂器之所董劉義同故漢志云謝者所以藏樂器宣其名也蓋樂以宣節陰陽故名宣謝說文宀部宣天子宣室也从宀亘聲徐鍇曰風回轉所以宣陰陽也漢書賈誼傳坐宣室何氏不得其解而以爲宣王并以樂器爲宣王中興所作既違公羊本文復乖左穀之義矣又公羊言新周核之董劉說則以天意以樂器空存無補實政故災之而望周之重新聖人書之所以承天意也乃何氏謂孔子以春秋當新王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此言更爲誣矣穀梁周災不志也當從徐本作周災至志也謂以災來告遂志之徐注

云重王室也得之范本作不字非是

納卵蒜

夏小正十有二月納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也納之君也徧考經傳祭品皆用韭不用蒜夏小正納卵蒜疑當爲納韭卵正月園有見韭記韭之初生也十二月納韭卵記農人收子納之有司以昭祭事王彪之賦曰蒲韭冬藏謂卵蒜者本如卵納者納之君夫卵蒜納之君將何用此語蓋漢以後人附會

古文尚書釋文

周顯德中二年二月詔刻序錄易書周禮儀禮四經釋文皆田敏尹拙聶崇義校勘自是相繼校勘禮記三傳毛詩音並拙等校勘郭忠恕覆定古文幷書刻板景德二年二月田辰命孫奭杜鎬校定莊子釋文上見玉海藝文案釋文敘錄云校頗奏上孔傳古文尚書後范甯變爲今文集注今以孔氏爲正其目載孔安國古文尚書傳十三卷據此知尚書釋文本用古文周顯德六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覆定者是也但世閒已有范氏所變今文尚書釋文及隋唐志皆十卷故宋開寶命周惟簡等

重修刻板頒行則改古文爲今文非陸氏原本矣及咸平二年孫奭復請摹印古文釋文與新定釋文並行猶今古並存今所行尚書釋文皆是今字則爲周惟簡等改定之本而非孫奭等復請摹印之本矣夫兩本並行而一存一沒非因人情喜新厭舊之故歟是可慨也

昭六年鄭災

漢書五行志上左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且鑄刑器藏（傳作藏俗字）爭辟焉火而（傳作如古通）象之不火何爲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書以爲民約是爲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爲災其象然也案所引說曰乃西漢說左氏者之言春秋正義引服虔云鑄鼎藏爭辟故今出火與五行之火爭明故爲災在器故稱藏也即本西漢舊解杜注云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與兩漢義乖其說非是

昭九年陳災

春秋昭九年夏四月陳災杜注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於所災所害正義曰公羊穀梁經皆作陳火公羊傳曰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穀梁傳曰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賈服取彼爲說言愍陳不與楚故存陳而書之言陳尚爲國也杜以左氏無此義故辨而異之案公羊何注云陳已滅復火者死

灰復燃之象也楚爲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穀梁范注云陳已滅矣猶書火者不與楚滅也又漢書五行志上陳火董仲舒曰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闢門而待之至因滅陳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曰爲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畧之也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曰五成舊本譌陳據傳改正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曰水王陳其族也今

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曰一生水地曰二生火天曰三生木地曰四生金天曰五生土五位皆曰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曰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故水曰天一爲火二牡木曰天三爲土十牡土曰天五爲水六牡火曰天七爲金四牡金曰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耦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卯楚滅陳案所引左氏說乃秦漢以來舊誼當與伏生書大傳毛公詩傳等觀不第足以補正杜

注而已董劉說公穀推所以致災之由一自遠者言之一自近者言之考宣公十一年陳亂陳臣子痛國之亂而望楚之救也故開門延楚乃乘其亂而滅之陳之臣子痛益深矣幸聽叔時之言復封陳庶爲善補過者而又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則與滅陳國而虜其民人無異陳之臣子懷羞愧憤恨之心欲快意於楚者非一日矣今復爲之滅是以陰毒之氣蓄之久而發之烈也此董生遠推意也劉子政說穀梁以招殺太子偃師事在昭八年故天降之災楚已滅陳而復書陳者不與蠻夷滅中國也案宣十一年楚子入陳傳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爲中國也義本此故賈服解左傳范注穀梁無不盡同獨杜氏好爲異例輕改舊說非也

蒼兒主舟楫官

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兒蒼兒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索隱曰蒼兒本或作蒼雅馬融曰蒼兒主舟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兒水獸九頭今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兒以懼之此文上下並今文太誓案郭氏山海經序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航之津豈蒼兒之所涉蒼兒與伶人相對是郭氏亦同馬說謂無涯之水非世閒主舟楫官所能涉也益蒼兒本水獸善覆舟故以此名官欲使居是官者盡其職常以蒼兒爲警也論衡是應篇云尚父威衆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兒害汝此益今文家說失呼而令之之旨矣

尚書泰誓有三

書序正義引馬融云太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鳥鳴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獨夫受禮記引太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太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太誓而不在太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又引鄭康成書論云民閒得泰誓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泰誓正義引王肅書序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又孟子滕文公下引太誓趙注云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太誓也今之尚書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也據趙馬之說知記傳孟荀所引皆未焚書前之尚書所謂古太誓此一也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

云集解引馬鄭之言索隱曰皆見周書及今文泰誓齊世家亦
載斯事索隱引馬融說以爲今文泰誓漢書禮樂志書序殷紂
斷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用變亂正聲呂說婦人（師古曰今文周書泰誓之辭也）郊祀志大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呂永年丞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立功立事二句刑法志又引之禮堂謹案後漢書班彪傳下汪汪乎丞天之大律李注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丞天也）董仲舒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也）平當傳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呂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谷永傳書曰迺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今文泰誓）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師古曰亦泰誓）白虎通爵篇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周禮大祝注書曰王動色變賈疏大誓云周

公曰都懋哉子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大子發拜手稽首又
今文大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於王王動色變
藝文類聚十六引尚書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
津之上乃告司馬司徒司空又曰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
于舟王跪取出俟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鐘堂謹案後漢書王霸傳雖武王白魚之應無呂加此李注今文尚書曰武王度盟津白魚躍入王舟又文苑杜篤傳盍夫燔魚劇蛇莫之方斯注尚書今文泰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踊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鄭元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說文支部孜汲汲也周書曰孜孜無怠水部涘水涯也周書曰王出涘手部搯搯指之大誓即馬氏所稱其文似若淺露神怪在子所不語者然兩漢大儒皆見之馬鄭王肅爲古文學者皆爲之注此二也至東

晉臧彥始授梅賾古文尚書內又有泰誓三篇自唐以來立於學官即今日所誦讀者此三也

雉門及兩觀災

春秋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左氏無傳何注公羊云此本子家駒諫昭公所當先去以自正者昭公不從其言卒爲季氏所逐定公繼其後宜去其所以失之者故災亦云爾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穀梁傳先言雉門親親也范氏但論書法先後不能發明其義楊疏引劉向云雉門天子之門而今過魯制故致天災也漢書五行志上董仲舒劉向而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即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舉亡吕出號令矣案劉子政何邵公皆以魯雉門爲僭天子與漢志所載董劉說正合是公穀義同也范武子集解最爲空疏宜據舊義補正之

古文籀篆變遷

說文序云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邱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案此可知保氏所掌以教國子者爲古文及史籀變其書則有與古文異者故孔子與左氏書經傳皆用保氏古文今考許書古文人作亦象形籀文別造刀字古文亦作亦

象人形籀文改爲大字別造太字以爲亦雖同一象形而籀文不及矣此聖人去取之意歟然說文所載皆小篆卽籀文亦未易多得也

亳社災

春秋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左氏無傳公羊經作蒲社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何注蒲社者先世之亡國在魯竟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教戒諸侯使事上也災者象諸侯背天子是後宋事彊吳齊晉前驅滕薛俠轂魯衛驂乘故天去戒社若曰王教滅絕云爾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范解殷都于亳武王克紂而班列其社于諸侯以爲亡國之戒劉向曰災亳社戒人君縱恣不能警戒之象范又云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取其不得通天人君瞻之而致戒心漢書五行志上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閒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案公穀及董劉義皆以亳社爲殷社（杜注左傳同）故云亡國之社先王立之俾諸侯以亡爲戒今天災之因人君不能爲戒而國將亡也乃何氏見公羊作蒲而以爲先世之亡國疏又云蒲者古國之名天子滅之以封伯禽考禮記郊特牲薄社北牖注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釋文薄本又作亳書序將遷其君於蒲姑釋文蒲如字徐又扶各反馬本作薄史記周本紀作遷其君薄姑是薄蒲亳三字古通書釋

文蒲如字非是當從徐仙民扶各反何氏墨守公羊未考左氏穀梁之經不知蒲爲亳字之聲借其誤一也又云戒社者先王所以威示敎戒諸侯使事上此與立社爲使民戰栗之說無異而反失警戒危亡之意其誤二也又慮指宋齊晉滕薛魯衞之聽命於吳天以爲王敎滅絶故災之案經傳及先儒皆無此義其誤三也范注穀梁此條最得經傳意

唐人棗榛無別

說文木部棗果實如小栗从木辛聲春秋傳曰女摯不過棗栗又榛木也从木秦聲一曰蓁也則二字義別詩鴟鴞其子在榛釋文榛側巾反木名也又仕巾反字林云木叢生也字林榛木之字從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音莊巾反又禮記曲禮下婦人之摯棋棗脯脩鴟鴞釋文引補也古本又作棗音壯巾反字林舊脫字林二字今從鴟鴞釋文校補云似梓實如小栗也據兩釋文知字林榛仕巾反云木叢生也棗壯巾反云似梓實如小栗也與說文同詩釋文當引字林木叢生禮記釋文當引字林實如小栗乃於一字下並引兩文且云字林榛木字從辛木則大誤矣經傳如曲禮婦人之摯棋榛鄭注似栗而小左傳莊廿四年女贄不過榛栗杜注榛小栗字皆當从木辛不與詩鴟鴞其子在榛旱麓榛楛濟濟同箋云山之足林木茂盛是也正義引周語韋注云榛似栗而小誤乃今禮記左傳皆作榛是因聲近亂之然觀說文棗下引春秋傳禮記釋文榛下載古本知經傳中始未嘗混也玉篇棗側詰切實似小栗榛仕銀切木叢生亦與說文

字林同而於棗下又載榛字云同上此蓋後人增入非顧野王
原本也禮堂謹案九經字樣木部棗榛音臻實如小栗傳曰女贄不過棗栗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變是唐元度以爲一字也

祖廟明堂異處

左傳文二年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杜注明堂祖廟也正義曰鄭元以爲明堂在國之陽與祖廟別處左氏舊說及賈逵盧植蔡邕服虔等皆以祖廟與明堂爲一故杜同之案以祖廟明堂爲一乃先儒之誤者當從鄭說爲二杜從左氏舊說非是袁準正論曾辨之見詩靈臺正義

十幹字象人

梁劉昭注續漢志引月令章句云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

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案說文載十幹字首取象陰陽之義即蔡氏所謂探五行之情也後載一說謂取象於人如甲象人頭乙象人肩巾丙象人心戊承丁象人脅己承戊象人腹庚承己象人齊辛承庚象人股壬承辛象人脛脛任體也癸承壬象人足此易所謂近取諸身也

王禹樂記

漢書藝文志樂家王禹記二十四篇武帝時河閒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案食貨志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

元語河閒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吕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又曰虎通禮樂篇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興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合歡之樂傻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先王所以得順命重始也又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藏也蓋皆王禹記文即河閒獻王所傳者據班志知劉向校書得今樂記禹所傳者遂寖以微矣

石言于晉

漢書五行志上若迺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對曰石不能言神傳無神字案杜注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則作注時本有神字今本脫耳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興傳莫信傳保案當依師古訓爲保一讀爲申非是作莫信漢書所載左傳即劉歆等所據古文今杜本作保是以詁訓代經也其性師古曰信猶保也性生也案師古注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劉歆以爲金石同類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性爲性命非也石之言白色爲主屬白祥

夏小正蕃藥

夏小正五月蓄蘭傳爲沐浴也唐徐堅初學記歲時部採艾懸於戶上注引玉燭寶典云以禳毒氣又引荊楚歲時記曰宗則字文度常以五月五日採艾用灸有驗是日競採雜藥夏小正此月當作日蓄藥以蠲除毒氣據上文所引書知引夏小正蓄藥字非誤葢古本也諸書說五月五日採藥者甚多今作蓄蘭徐氏所引同案楚辭浴蘭湯兮沐芳蕙今本葢出此然小正所記皆要事若言爲沐浴蓄之淺矣當從歲時記所引作蓄藥以蠲除毒氣方有關變理陰陽之事鐇堂謹案禮記月令孟夏之月聚蓄百藥注云蓄藏之時毒氣盛周禮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此傳葢非原文後人見誤本如此因附會之也

莊十一年宋大水

春秋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左傳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杜注公使弔之故書公羊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何注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雨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先是二國比興兵相敗百姓同怨而俱災故明天人相與起應之際甚可畏之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五行志上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邱郜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爲時宋愍公驕慢暗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搏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案三傳義不同左氏以宋來告災公使弔之故書公羊傳以有及我之文故董生謂兩國俱水何氏本之言爲比興兵而百姓怨之應亦同穀梁言宋爲王者之後故書故劉子政言宋愍驕慢之應義不同而各得本傳意也

有淒淒

詩大田有淒萋釋文淒本又作弇漢書作黭呂氏春秋務本作晻正義曰毛傳淒雲興貌定本集注云淒陰雲貌案說文水部淒雲雨起也从水妻聲詩曰有淒淒則淒正字訓爲雲起與孔本毛傳合又說文廾部弇蓋也从廾从合是作弇亦通陸引漢書作黭今食貨志作淒案說文黑部黭青黑也从黑奄聲蓋天將雨則黑雲興於上定本集注毛傳作陰雲貌義與漢書說文同顏氏家訓引毛傳亦作陰雲高注呂氏春秋顏注漢書莫不盡然（高注本或作陰雨者誤）正義作興雲理雖通而未得其真也又萋萋當從呂氏春秋雨漢書（後漢左雄傳）作淒淒與說文所引同玉篇水部廣韻五十耕初學記一白氏六帖二皆然開成石經从艸今釋文

正義同誤也

實攸辨豹文鼠

釋獸鼠屬豹文鼷鼠郭注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考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案廣韻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實氏家傳云實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與百寮大會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唯攸對曰鼷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攸言賜帛百匹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李善注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引摯虞三輔決錄注亦同又水經注穀水云靈臺漢光武所築高六丈方二十步世祖嘗宴於此臺得廷鼠於臺上案漢書終軍傳無辨豹鼠事諸書皆言實攸而郭氏屬之終

軍蓋傳聞之誤玉篇承襲其說又說文鼠部云鼸豹文鼠也則讀鼸鼠豹文爲句鼸鼠屬下與此異

公穀不具四時

初學記文部引劉歆七畧曰春秋兩家文或具四時或不於古文无事不必具四時案春秋兩家謂今文公羊穀梁也古文謂左氏也或不當句不讀爲否不必具四時不衍字也謂公穀之經或有不具四時左氏雖無事必具也隱六年秋七月杜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他皆放此是也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春秋之脫四時猶易之脫无咎悔亡也惟古文無脫斯東漢以來儒者咸好古學歟

養以之福

左傳成十三年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杜注養威儀以致福案漢書五行志上引左傳作能者養已之福師古曰之往也能養生者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不能者則喪之以取禍亂據此知左傳本作養以之福杜作注時猶未誤故與師古義同當據注及漢書乙正隸釋酸棗令劉熊碑養口之福此亦用左傳語所缺必是以字

匪傲匪傲

左傳成十四年引詩彼交匪傲杜注彼之交於事而不惰傲案漢書五行志上申引傳作匪傲匪傲應劭曰言在位者不傲訐不倨傲也師古曰傲謂傲倖也又左傳襄廿七年公孫段賦桑

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荀子勸學引詩匪交匪紓今采菽作彼交匪紓小旻如匪行邁謀杜注左傳云匪彼也是匪與彼音相近故轉匪爲彼古書亦往往互異論語惡徼以爲智者釋文云徼鄭本作絞是徼絞古通毛詩作交嗟絞之省借故漢書作徼毛公兩詩皆無傳鄭箋依字訓爲交接恐非漢志所載左傳爲古文今本出之杜氏未足深信夫同一左傳同引一詩何容相異況襄廿七年趙孟引詩亦作匪不作彼與漢書正同尤爲明證乎今本蓋是杜從鄭箋所改漢志匪徼當從應伸援說爲不徼訐與鄭本論語義合師古改爲徼倖非是荀子云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見顏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此之謂也審其文義交亦絞之省借未可與言而言近於絞矣故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近於紓矣故謂之隱楊注不審荀子本文止據今本毛詩便云匪交當爲彼交失荀子引詩之旨矣

單子其死乎

左傳昭十一年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五行志上中作單子其死虖古乎字無將字似益得乎字之神有之意反索然

子貢本作贛

論語學而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隸釋載石經殘碑貢作贛下篇有子貢字者並同文韶案子禽問於子貢曰釋文子貢本亦作贛音同案說文貝部貢獻功也从貝工聲贛賜也从貝贛省聲是貢贛不同

依說文當爲贛贛卽贛之譌體子貢名賜故字子贛作貢者字之省借耳今禮記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祭義子贛問曰子埋之釋文子貢本亦作贛音同左傳定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杜本亦作省借字五行志中上載古文左傳作子贛又爾雅釋詁賚貢錫畀予賄賜也郭注皆賜與也釋文貢字或作贛是爾雅古本亦作正字然陸德明已不能定其是非而識所歸矣邢疏引左傳爾貢包茅不入爲證誤解贛賜之贛爲貢獻之貢則無足責也

鏞堂謹案檀弓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

隱九年震電

春秋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左傳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杜注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案公穀經並作大雨震電何注云震雷電者陽氣也有聲名曰雷無聲名曰電大雨震電陽氣大失其節穀梁傳震雷也電霆也又五行志上劉歆曰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劉向曰雷電未可以發也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慝考雨漢儒春秋傳義知經本作震電非誤左氏傳當讀大雨霖句以震書始也句劉歆云始震之時也本此傳以霖解經大雨以凡雨三日以往爲霖自解霖字傳文每有此例杜氏誤讀作大雨霖以震句書始也句遂謂癸酉始雨日

傳解經書霖經無霖字爲誤矣

衣以尨服

五行志中上左氏傳愍（傳作閔）公二年狐突歎曰今命吕（今傳作以案說文已也巳時也用也从反已）時卒閟（應劭曰卒盡也閟閉也謂十二月盡時也案杜注本此）其事也衣吕尨服遠其躬也佩吕金玦棄其衷也後四年申生吕讒自殺近服妖也案命以時卒三句皆用以字與上文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二之字相對今本作衣之尨服益誤

鼷鼠食郊牛角

春秋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左氏公羊無傳徐疏引異義公羊說云鼷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取已有災而不云改更者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觧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五行志中上劉向吕爲不敬而備霿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吕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隕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吕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至于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幾絶周公之祀董仲舒吕爲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

謹也案何注公羊云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卽本董義又云角生上指逆之象則於義無取劉子政以角兵象在上君威也食角爲傷君威得之據徐疏引異義公羊說知公羊無傳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政之義尤爲深切著明

論語古文今文

釋文序錄云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号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爲章句列於學官鄭元就魯論張包周之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焉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爲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據此則張侯論語已不全爲魯論厥後包周所注列於學官皆是本也鄭康成就包周之本以齊論古論校正之凡五十事則鄭本論語又參合古魯齊三書定之非張包周之舊矣何晏所集七家內孔安國馬融益純乎古文餘則三家並有然鄭君校從古論有注以識別使後人可考何晏就三家本以意爲之自序稱集諸家之美有不安者頗爲改易故采孔馬之注則改包周之本用包周之說又易孔馬之經自成一家不今不古甚可慨也今據何氏以前書略爲分別之漢石經殘碑此張侯魯論也史記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及許氏說文皆古論也石經見洪氏隸釋茲不贅列古論語傳不習乎魯論語專不習乎（釋文下凡見釋文古論語未者皆不注所本）古論語未若貧而樂道（仲尼弟子傳）魯論語未

若貧而樂古論語而衆星拱之魯論語而衆星拱之古論語有酒食先生饌魯論語有酒食先生饌古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魯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古論語縱之純如也孔子世家魯論語從之純如也古論語無適也魯論語無適也古論語可使治其賦也魯論語可使治其傅也古論語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孔子世家魯論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古論語未知焉得仁魯論語未智焉得仁漢書古今人表論衡問孔篇論智行下句同古論語崔子弑其君魯論語高子弑其君古論語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子世家魯論語不知所以裁之古論語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仲尼弟子傳魯論語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古論語文質彬彬魯論語文質份份說文人部廣圻案說文是古論語當互易古論語夫子矣之曰子所否者魯論語夫子矣之曰予所鄙者論衡問孔篇古論語子之燕居魯論語子之宴居古論語吾未嘗無誨焉魯論語吾未嘗無悔焉古論語假我數年孔子世家魯論語加我數年古論語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魯論語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古論語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子世家魯論語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古論語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魯論語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白虎通禮樂傳魯論語揖巫馬期而進之古論語揖巫馬旗而進之仲尼弟子古論語誠唯弟子不能學也魯論語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古論語湯古論語民無得而稱焉魯論語君子坦蕩蕩魯論語君子坦湯湯釋文後漢書丁鴻傳論魯論語民無德而稱焉

古論語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禹魯論語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預焉白虎通聖人　古論語空空如也魯論語悾悾如也古論語綏衣裳者魯論語絻衣裳者古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魯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後漢書張壹傳趙岐孟子章指　古論語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魯論語賈之哉我待價者也白虎通商賈　古論語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魯論語孔子於鄉黨踧踧如也孔子世家索隱隸釋山陽太守祝睦後碑　古論語辯辯言唯謹爾魯論語便便言唯謹爾古論語朝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孔子世家魯論語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古論語執圭鞠躬如也魯論語執圭鞠窮如也儀禮聘禮注　古論語上如揖下如授魯論語上如揖趨如授古論語不使勝食既說文自部　魯論語不使勝食氣古論語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語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古論語鄉人儺魯論語鄉人獻古論語君賜生魯論語君賜牲古論語見弁者魯論語見絻者古論語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魯論語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白虎通三綱六紀　古論語車中不內顧魯論語車中內顧古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仲尼弟子傳　魯論語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古論語南容三復白圭仲尼弟子傳　魯論語南容三復白圭古論語仍舊貫魯論語仍舊貫古論語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嗲古論語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嗲魯論語無吾以也魯論語無

吾已也古論語因之以饑饉魯論語因之以飢饉古論語詠而饋魯論語詠而歸古論語吾與點也說文黵雖晳而黑也从黑箴聲古人名黵字子晳仲尼弟子傳作箴字是省文魯論語吾與點也古論語仲弓問仁古論語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論語片言可以制獄者廣雅一釋詁制折也古論語子之迂也魯論語子之于也古論語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孔子世家魯論語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古論語吾黨有直躬者魯論語吾黨有直弓者古論語唶唶然小人哉魯論語悱悱然小人哉孟子公孫丑下注古論語朋友切切節節兄弟偲偲兄弟怡怡古論語子貢方人魯論語子貢謗人古論語有荷臾而過孔氏之門者說文艸部魯論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古

論語高宗諒陰三年魯論語高宗諒闇三年鄭注本又公羊傳文九年注古論語在陳絕糧魯論語在陳絕糧古論語小人窮斯濫矣魯論語小人窮斯濫矣說文女部古論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魯論語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漢書梅福傳古論語好行小慧魯論語好行小惠古論語友諞佞說文言部魯論語友便佞古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魯論語言未及之而言謂之傲古論語邦君之妻魯論語國君之妻白虎通嫁娶兩引古論語邦人稱之曰君夫人魯論語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白虎通爵又嫁娶古論語饋孔子豚魯論語歸孔子豚古論語涅而不緇魯論語泥而不滓史記屈原賈生傳贊然泥而不滓棘刺也後漢書隗囂傳賢者泥而不滓又棘釋費鳳別碑涅而不滓隸續延尉仲定碑泥而不滓禮堂謹案文選東方朔畫贊云涅而無滓廣圻案泥而不滓見婁機字源今隸續有錄無書古論語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魯論語苟患失之亡所不至（漢書朱雲傳）古論語古之矜也貶古論語天何言哉魯論語夫何言哉古論語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仲尼弟子傳）魯論語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古論語惡果敢而窒者魯論語惡果敢而室者古論語惡徼以爲知者魯論語惡絞以爲知者古論語齊人饋女樂魯論語齊人歸女樂古論語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孔子世家亦當作兮）魯論語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無二也漢石經有）古論語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魯論語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古論語悠悠者天下皆是也（史記孔子世家文選晉紀總論注）魯論語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古論語朱張魯論語侏張古論語行中清（孔子世家魯論語身中清古論語廢中權魯論語發中權）古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魯論語百工居肆以致其事（白虎通辟雍）古論語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魯論語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漢書薛宣傳）古論語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仲尼弟子傳）魯論語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古論語敢昭告于皇天帝魯論語敢昭告于皇天上帝（白虎通三軍）古論語有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魯論語無此章魯論語衛靈公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古論語無此章凡六經古今文不可偏執古文多假借今文多正字又往往古文得其眞今文或以形聲致誤故必合考之方爾通漢儒今文家不知古義古文家鄙棄今學皆過也能參合古今擇善而從可爲後學法守者惟北海鄭君一人而已

如翬斯飛

說文羽部翬大飛也从羽軍聲一曰伊雒而南雉五采皆備曰翬詩曰如翬斯飛臣鉉等曰當从揮省寫本徐鍇說文引詩作有翬斯飛九經字樣羽部云翬音輝從軍聲詩曰有翬斯飛案字樣本之說文刊於石壁不容有誤疑徐楚金本爲是然今毛詩皆同大徐本又鄭箋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翬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則鄭本亦作如翬有爲誤字無疑學者不可以字樣通釋相同遂謂作有爲是鼎臣以翬音如揮因云當从揮省不知古音本同卽揮亦从軍聲也

釋獸注脫文

後漢書馬融傳注引爾雅蜼卬鼻而長尾又引郭璞注以尾塞鼻下有零陵南康人呼之音餘延平人呼之音相贈遺之遺也又音余救反皆土俗輕重不同耳案宋以來本皆無此文郭注釋獸每以零陵南康等方上爲證且注中具有音切俗人以其非要刪之古音遂不可知矣或以此類爲郭氏音義之文恐非

其助上帝寵之

晉出尚書泰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孔傳天佑助下民爲立君以政之立師以教之當能助天寵安天下越遠也言己志欲爲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違其志案孟子梁惠王下引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下曷敢有越厥志趙注書尚書逸篇也言天生下民爲作君爲作師以助天光寵之也四方善惡皆在己所謂在予一人天下何敢有越其志者也則孟子所引爲尚書逸篇趙注亦未言所屬今見於泰誓不知其何本也又首言天生民而立之君師尚屬開端語下文其助上帝寵之甫言君師代天治民意古文改寵之爲寵綏合下四方爲句故改生降爲佑助義以上下配合然刪惟我在三字又改天下爲予則意氣索然不見武王自任之勇矣且趙注讀四方有罪無罪爲句與孟子釋書意一人衡行於天下句正合今以四方屬上亦誤也或云書詞至武王耻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住之止非也趙注亦斷

承天寵也

易師九二象承天寵也釋文寵如字鄭云光耀也王肅作龍云寵也案龍爲古寵字詩蓼蕭爲龍爲光傳龍寵也箋云爲寵爲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左傳昭十二年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杜注詩曰爲龍爲光寵光也焦氏易林亦云蓼蕭露濃君子寵光又詩長發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云龍當爲寵寵榮名之謂考大戴禮記衞將軍文子引詩作何天之寵足證箋義有本而俗人議鄭好改經者誤也鏞堂謹案廣雅釋言寵龍也家語弟子行引詩曰荷天子之龍龍亦當是古文寵王肅注龍和也不依傳記及詩箋獨用長發傳者有心與鄭立異也然則此經承天寵也古易當爲天龍鄭以光耀解之益云龍當

爲龍後人遂依注改經如繫辭上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鄭本作至賾云賾當爲動而衆家本遂皆爲動（見釋文）王肅訓龍爲寵無當作寵之文故尚仍原本其實鄭經亦當與王肅同也

直方大

元熊朋來經說云或問坤六二爻辭直方大鄭氏古易云坤爻辭履霜直方含章括囊黃裳元黃協韻故象傳文言皆不釋大字疑大字衍曰坤爻辭皆以第二字爲韻此可貞元吉之類爾曰乾稱大坤稱至乾大生坤廣生坤何以言大乎六二之爻辭言大六三用六之小象又言大何也曰易中凡言大者皆陽也陰變陽則聖人喜而識之案熊說足却或問之妄矣周易集解直方大載荀爽說云大者陽也二應五五下動之則應陽出直布陽於四方與熊氏義同荀字慈明潁川人與馬融鄭衆康成並傳費氏易有易注十卷可證漢魏本有大字鄭庠易古音之言未足據

荒虛也

釋詁漯虛也釋文漯郭云本或作荒荒亦邱墟之空無案詩召旻我居圉卒荒箋云荒虛也國中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正義曰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唯某氏之本有荒字耳諸家爾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虛之義也據此則郭氏所云或作荒者即指某氏本鄭康成所據亦同又易泰九二包荒釋文引鄭注云虛也說文禾部云穅虛無食也是荒之爲虛古義也

雞鳴讒人也

太平御覽九百四十四引韓詩曰雞鳴讒本或作說誤人也薛君曰蒼蠅之聲雞遠鳴蠅聲相似也據韓詩序及薛君說知雞鳴爲刺讒詩小雅青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彼乃直言此爲婉諷若曰雞既鳴則朝既盈相因之勢然也然今者匪雞鳴也乃蒼蠅聲也可遂以爲雞鳴哉此聞其似而以爲然詩人欲其審聽也次章言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此見其似而以爲然詩人欲其審視也三章蟲飛薨薨言小人衆多也夢亂也小人衆多則亂矣我甘與子同處此亂國哉我且欲歸矣子庶乎無予憎而與讒矣首二章見詩人敏心慧口雖近指遠卒章見其去就之義明而詞氣又婉而不迫太公之澤深矣

放勳乃徂落

孟子萬章上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趙注放勳堯名舂秋繁露煖燠孰多篇尚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四海之內關密八音三年說文卢部徂往死也从卢且聲虞書曰放勳乃徂落此可證尚書本作放勳釋文引馬融注以放勳爲堯名孟子滕文公上放勳曰勞之來之注放勳堯號也此古義也孔傳於篇首解放勳爲放上世之功化其解難施於此故改經作帝以遂其背古之心而未計及尚有孟子舂秋繁露說文等可覆案也遏當從董子作閼說文辵部云遏遮攡也从門於聲又孟子董子引書皆作三年孔傳本改年爲

載欲合釋天之文顯與孟子董子相違矣

魯詩周道郁夷

詩四牡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毛詩作倭遲倭者委曲遲者遠也故毛傳曰倭遲歷遠之意韓詩作威夷威可畏也夷傷也故薛君曰威夷險也漢書地理志郁夷下引詩周道郁夷是以郁夷爲地名倭威郁聲相近而義別李善文選注十又二十又廿一又五十六引韓詩皆作威夷惟十八引作倭夷然正文臨迴江之威夷仍是威字則注作倭者順毛詩所改地理志作郁夷既與韓毛不同藝文志謂三家魯最爲近之則爲魯詩無疑矣顏師古見與毛氏不同便以爲韓詩不知韓詩有文選注薛君章句可證也不料唐人讀書已傳會若此

騋牡驪牝元

爾雅釋畜騋牝驪牡釋文云孫注改上騋牝爲牡讀與郭異案鄭注夏官庾人引爾雅曰騋牡驪牝元則鄭本爾雅亦上騋牝爲牡孫與鄭合非私改也周禮釋文云牡驪絕句牝元絕句郭璞義異鄭荅郭氏爾雅作騋牝驪牡不與鄭孫本騋牡驪牝元同故云義異鄭又釋獸麋牡麎牝麋牡麚牝麋牡麕牝麋牡麛牝狼牡獾牝狼皆牡在牝上陰陽先後之義也檀弓注引爾雅曰騋牝驪牝元此注必近人依郭氏爾雅竄改當以庾人注爲正正義曰或爾雅釋詩云騋牝郭璞注元駒小馬稍異鄭也據正義知禮記注本作騋牡不作騋牝矣幸有二禮注疏及釋文尚得見鄭孫爾雅眞本也

孔子字仲尼

史記孔子世家云顏氏女禱於尼邱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邱字仲尼索隱曰圩音烏頂音鼎圩頂言頂上窳也故孔子頂如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案說文丘部𡸁反頂受水丘从丘泥省聲古人名字相配孔子名邱字仲尼則尼當爲𡸁爾雅釋邱水潦所止泥邱郭注頂上汚下者亦當用說文丘部字釋文云泥依字作尼又作坭考說文水部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蠻中从水尼聲則从水者非尸部尼從後近之从尸匕聲爾雅釋詁卽尼也書正義引孫炎注云尼者近也郭注尼者近也尸子曰悅尼而來遠則尼乃昵近字與𡸁亦異若作坭爲說文土部所無乃俗字劉熙釋名云水潦所止曰泥邱其止汙水留不去成泥也首句雖本爾雅然不釋圩頂受水之義而但言汙水成泥與爾雅說文異解蓋已不識此字矣

誤讀釋山文

爾雅釋山小山岌大山崔郭注岌謂高過釋文崔胡官反一音袁墎蒼云崔大山又音恒案說文馬部駾馬行相及也从馬从及讀若爾雅小山駾大山崔則許讀爾雅以六字爲句郭注謂高過與許氏馬行相及訓亦合蓋岌者及也崔者恒也以小山而及於大山爲長可知矣恒長也釋文崔音恒者是胡官反音袁非也禮堂謹案崔字當以胡官反一音袁爲正音恒者非說文恒作𢖍从二从舟从心从舟崔字說文所無篆書當从山从回形聲各異如崔可音恒豈恒等字皆可讀作恒乎蓋唐時俗書𢖍作恒偏旁與崔相混故崔亦音恒也廣韻二十六桓崔爾雅云小山岌大山曰崔胡官切又戶登切是陸法言讀爾雅以六字爲句一音戶登切則失之矣　墎蒼云崔

大山則張氏讀爾雅以小山岌爲句大山嵎爲句矣又大山宮小山霍郭注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爲廬宮之是也酈道元注水經廬江水曰巖上有宮殿故基者三以次而上最上者極於山峰山下又有神廟號曰宮亭廟胡彭湖亦有宮亭之稱焉余案爾雅云大山曰宮宮之爲名蓋起於此不必一由三宮也是酈氏讀爾雅以大山宮爲句小山霍爲句矣卷末禹貢山水澤地所在霍山下引爾雅云大山宮小山霍似不誤又小山別大山鮮郭注不相連釋文鮮息淺反李云大山少故曰鮮或作巘又音仙詩皇矣度其鮮原傳小山別大山曰鮮正義引孫炎曰別不相連也公劉陟則在巘傳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蓋毛意鮮巘爲一字故皇矣同爾雅作鮮公劉作巘呂氏春秋及周禮注獻羔開冰禮記月令作鮮羔開冰鄭康成以爲聲之誤　正義引釋山重

巘隒及西京賦陵重巘釋之謂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此過爲區別失毛旨矣李善注吳都賦巘瀾閴下引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巘古買切又注長笛賦巘壑澹岭下引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巘解與鮮古書往往互異案孫郭皆云不相連似作巘解爲是陸云或作巘巘蓋巘之譌李云大山少故曰鮮是以小山別爲句大山鮮爲句矣其訓鮮爲少則經必作鮮蓋所傳本異也郭氏以毛公許君孫氏讀爲據而不從李巡張揖酈元等其識較他差勝矣

荷芙蕖葉

釋草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釋文其葉蕸字或作葭音遐又音加衆家並無此句唯郭有然

郭本中或復脫此一句亦並闕讀案說文艸部菡萏也蔺菌蔺芙蓉華未發爲菡萏蓮芙蕖之實也茄芙蕖莖荷芙蕖葉密芙蕖本薄芙蕖根據說文亦無其葉遐句荷字注云芙蕖葉則其葉即名荷已見首句詩澤陂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正義曰荷之爲葉極美好孔氏以荷爲芙蕖之葉與說文同初學記廿七寶器部引作其葉荷亦妄增較之遞字尚爲近是是可知衆家本皆無此句郭注本亦無矣詩正義引爾雅與今本同有非古義也高誘注淮南子說山云荷夫渠也其莖曰茄其本曰密其根曰藕其花曰夫容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亦無其葉遐句又詩正義曰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密莖下白蔕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蕖花

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罰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案李注又見山有扶蘇正義或疑據云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則李本亦有其葉句不知李所云葉即說文所謂荷爲芙蕖葉也詩正義所引郭注今本皆闕邢氏襲此以作爾雅正義此注具見疏中則郭注之脫落在作疏前矣然邢氏不爲補錄何邪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五終

嘉應溫心源舊校
順德馮佐勛新校
壬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　卷一百九十五　臧茂才經義雜記

經義雜記

武進臧茂才 琳 著

學海堂

菱茭芡根

釋草芰菱郭注今江東呼藕紹緒如指空中可啖者爲菱菱疑衍一字菱即此類又芡根郭注別二名俗呼韭根爲芡考說文艸部芡艸根也茭艸根也廣雅釋草杜蘅茭芡株根也案爾雅有菱無茭說文有茭無菱案說文別有菱字解云乾芻合之二雅無訓根之菱耳然則菱即茭之異文其義同爲根也廣雅無芰蘅即菱字說文每字皆訓爲根廣雅總釋爲根則爾雅芰菱芡根者別四名也不當分爲二郭氏誤也

攫櫜含華拳也

釋草攫蕖含鄭注未詳又華荂也鄭注今江東呼華爲荂案鄭氏分此爲二節以攫蕖含爲未詳盖疑是草名耳琳以此當六字爲一節猶上之薺芣苢華榮與葯菱荄根也攫疑當讀爲葩說文艸部葩蘼也从艸肥聲又蕖部蕖蘜也从蕖省石聲盖言華之裹蘜未開也又口部啣嗛也艸木之蘜未發函然象形讀若含始知爾雅含本作口象華之口而未放以口與含聲同故讀若含而義則不同後人習用同聲者非正字也說文口部含嗛也嗛口有所銜也又蘜榮也从艸从巠又巠艸木蘜也从巫亏聲荂巠或从艸从夸學者能以說文之書校六經之字則無不通即微文奧義鮮不達矣

易逸象注

宋朱震子發撰周易集傳十一卷今本題爲漢上易傳其說卦傳有曰泰漢之際易亡說卦孝宣帝時河内女子發屋得說卦古文至後漢荀爽集解又得八卦逸象三十有一集解坎爲狐子夏傳曰坎稱小狐孟喜曰坎穴也狐穴居王肅曰坎爲水爲險爲隱伏物之在險穴居隱伏往來水閒者狐也子夏時坎爲狐孟喜王肅止隨傳解釋不見全書盖秦漢之際亡之矣案荀爽九家逸象具陸氏釋文坎後有八六爲狐兌後有二一爲常陸氏引舊注云常西方神也餘不詳唐李氏集解於未濟小狐汔濟引虞翻曰艮爲小狐又艮爲狐獸之長爲尾狐獸之長尾者也引于寶曰坎爲狐又曰狐野獸之妖者而無子夏孟喜王肅之言據朱氏此條則宋時猶存古義也然九家中有馬鄭虞翻無子夏孟喜王肅

民生幾何

左傳襄卅一年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五行志中上作民生幾何又無作毋安作焉皆古通釋文云民生幾何本或作民生無幾何案陸本與漢志正同當從之本或作無幾何無衍文也今注疏本釋文作人生幾何當是後人私改

遠績功

左傳昭元年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釋文云亦遠績功本或作亦遠績禹功據此知本作亦遠績功禹爲衍文遠績功與大庇民相對爾雅釋詁績功也又績成也此績字當訓成正義云績亦功也重其言耳非是遠績功猶云成遠功也故下趙孟辭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言不能成遠功也杜云勸趙孟使纂禹功者因上文歎禹功此又云子盍亦遠績功正文雖不云禹明是使纂禹功無識者或援注以增禹字然正文如有禹字杜可無庸注矣或據漢志有禹以證此亦當同不知漢志云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因曰子弁冕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無上文美哉禹功云云而特言遠績功則文意不明故以義增禹此仍當以本書爲主注疏本改釋文云亦遠績禹功本或作亦遠績功誤甚

王僚季子庶兄

左傳昭廿七年吳公子光告鱄設諸曰我王嗣也杜注光吳王諸樊子也故曰我王嗣正義引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案史記吳太伯世家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何注公羊襄廿九年傳皆以光爲諸樊子此杜所據也春秋正義及史記集解索隱並引世本云夷昧生光此服所據也春秋正義又曰班固云司馬遷采世本爲史記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憑故杜以史記爲正言王嗣者言己是世適之長孫也考諸樊兄弟四人最後王者夷昧則光云我王嗣似當爲夷昧子然史記云光父先立公羊傳云從先君之命則國宜之季子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則爲王嗣者又宜是諸樊之子史記以餘昧之子爲僚服虔以僚爲夷昧之庶兄或據史記譏服氏亂父子兄弟之序然考公羊傳云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後云僚者長庶也即之然則謁等四人爲同嫡母所生僚年長於四人但庶妾所生耳與服義正合（環案公羊所云長庶言僚爲夷昧長子以諸樊兄弟四人之子論之特庶子中之長焉者耳非如光之爲王嫡嗣也）故何注云緣兄弟相繼而即位所以不書僚篡者緣季子之心惡以己之是揚兄之非故爲之諱是何氏亦以僚爲季子兄也又季子曰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則季子口中明言僚爲兄矣故何注云兄弟相殺者謂閭閻爲季子殺僚是也案以光而弒僚是子殺父矣今季子爲僚報讎而殺光是父又殺子也故云父子相殺服氏既依世本又據公羊不得以爲非也

夫讀如扶

禮記曲禮下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案釋名釋親屬諸侯之妃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獨斷上諸侯之妃曰夫人夫之爲言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禮記王制正義引作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又三綱六紀云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嫁娶作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又嫁娶云國君之妻稱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妾也高注淮南子亦以夫爲扶（禮堂謹案大戴禮記本命云丈夫丈者長也夫者扶也又廣雅釋親夫扶也）意林載風俗通云夫者膚也言其智膚敏宏敎也故曰丈夫今人讀夫若膚同此然古膚與扶亦聲相近故膚寸而合或作扶寸而合（禮堂謹案公羊傳僖卅一年膚寸而合廣韻十虞扶公羊傳云扶寸而合注云側手曰扶案指曰寸今公羊傳注皆作膚）

畏死

白虎通喪服云有不弔三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弔也檀弓曰不弔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支體毀傷卽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鄭注禮記檀弓死而不弔者三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又杜氏通典八十三凶禮引盧植曰畏者兵死所殺也王肅曰犯法獄死謂之畏案盧子幹之義正根據班氏兵死之說鄭氏謂非罪攻己而死與班盧義同又引孔子畏於匡以證經之畏字不謂孔子猝遇匡人之難爲輕身忘孝也若如所難則肅謂犯法

獄死謂之畏夫不有非其罪而在縲紲之中者乎欲異於鄭實乖舊義矣（通典引王肅聖證論難鄭）

乘我乘驕

詩株林乘我乘駒傳大夫乘駒箋云馬六尺以下曰駒釋文乘繩證反說文作騬云馬一歲曰駒二歲曰騬三歲曰驕四歲曰駣五歲曰馳六尺以上曰騏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八尺以上天子曰龍此高七尺以上與說文及毛鄭異同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又皇皇者華我馬維駒釋文維駒音俱本亦作驕據株林釋文引沈重說釋文序錄吳興沈重撰詩音義陸每引之知株林皇皇者華並作驕其作駒者出後人所改疑是不知古音者謂駒與株濡韻因改之正義並作駒誤矣陸氏於株林從沈作驕於皇皇者華所見本亦作驕而反定從駒何遊移無定也案說文馬部云馬高六尺爲驕從馬喬聲詩曰我馬維驕一曰野馬則沈說當矣鄭箋與說文合尤可爲本作驕之證（鐊堂）

謹案公羊傳隱元年注云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與說文及毛鄭異同當出古傳記駒必驕之譌徐疏引詩皎皎白駒則唐時本已誤矣　又說文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騬則二詩作駒非也

騤騤牡馬

詩駟騤駟牡馬釋文駟古熒反說文作騬又作騤同案當作又作騤說文作騤騤馬也从馬堯聲騤馬盛肥也从馬炎聲詩曰四牡騤騤又駉牧馬苑也从馬同聲詩曰在駉之野案毛傳駟駉良馬腹幹肥張也與說文騤馬盛肥義合據釋文云駟說文作騤則說文當於騤下引詩騤騤牡馬駟或爲重文今引四牡騤騤及引在駉之野皆非是葢唐人李陽冰等竄改今試辨之大昕案說文馬部引詩在駉之野則許君時毛詩是駉字故篇名用之若論六書之本只當作同从土从馬皆經師

增益以其在遠野而加土旁以其牧馬於此而加馬旁非有異義也詩既以駉名篇故許君兼收二文說文中一字而兩三收者甚多非李陽冰輩所能竄入駉騭二字說文異訓恐非重文陸德明所云又作騭者謂毛詩別本非必謂說文也毛詩在坰之野傳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說文冂部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界也同古文冂从口象國邑坰冂或从土則說文義與毛傳同此當本諸先秦古書故無異說冂字既有重文同坰安得又爲牧馬苑特造駉字與冂部文乖當非原本毛詩駉馬字說文當本作騭重文駉或騭駉異字別訓駉爲牡馬後誤作牧馬而加苑字并改引詩以實之誤遂不可解矣宋王伯厚詩考以說文驈字下引詩四牡驈驈遂并此四牡騭騭皆作烝民四牡彭彭之異文誤也玉篇騭古幺切勇急捷也良馬也又騭古熒切馬肥壯盛皃駉同上又牧馬苑也驈百庚步庚二切驈驈馬行皃今作彭可證騭駉同文驈卽彭字之異與騭不同騭與駉異字異訓詩釋文謂駉又作騭者誤

若可弔也

左傳昭八年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釋文若何弔也本或作若可弔也案作若何弔也語甚糢糊疑作可字是其讀當若可弔也句其非唯我句賀讀將天下實賀句史趙言可弔故子大叔言若可弔則非特我弔若可賀則天下皆賀明己亦隨衆而已非有異於人也

嬰母能言

禮記曲禮鸚鴞能言不離飛鳥釋文嬰本或作鸚厄耕反母本或作鵡同音武諸葛恪茂后反案說文鳥部鸚鸚鴞能言鳥也从鳥嬰聲鴞鸚鴞也从鳥母聲然則鸚鵡字本作鸚鴞古又省作嬰母鴞从母不从毋諸葛恪茂后反則讀若每母與每同聲禮記當從諸葛音說文當爲母聲陸德明音武徐鉉載唐韻文甫切是以爲从毋聲矣此蓋因作鵡致誤鵡俗字說文所無

不同枻

曲禮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釋文同枻羊支反衣架也枷本又作架徐音稼古本無此字案注云椸可以枷衣者然則經無枷字矣今內則亦有枷字疑誤衍鄭箋鵲巢云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記注枷字與詩箋意同並是運動之言非實指器物之名也釋器竿謂之篧注云衣架與鄭合據徐音知此字晉以來已衍古本無此字陸當據徐語云然耳說文有枻無椸當從釋文作枻徐鉉新附云椸衣架也从木施聲不知古本借作枻也內則釋文同枻本又作椸

漢以爲池

左傳僖四年楚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釋文作漢以爲池云本或作漢水以爲池水衍字案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則方城者山名漢者水名傳文漢不云水猶方城不言山也

孟兮

左傳僖卅二年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釋文孟子本或作孟兮案杜注孟明百里孟明視正義曰世族譜以百里孟明視爲百里奚之子則姓百里名視字孟明也然則孟明已爲百里視之字蹇叔老臣何爲稱百里之子孟子乎呼曰孟兮蓋痛傷之詞與上蹇叔哭之文正合陸孔俱定從子字唐石經今作孟子細驗其剜改之跡原是兮字

大室屋壞

春秋文十三年大室屋壞杜注大廟之室正義曰左氏先師及賈服等皆以爲大廟之室也公羊經作世室傳曰久不修也何注簡忽久不以時修治至令壞敗故譏之言屋者重宗廟詳錄之穀梁傳譏不修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又五行志中上先是冬釐公薨十六月遷作主後六月又吉禘於大廟而致釐公春秋譏之經曰大事於大廟躋釐公左氏說曰大廟周公之廟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大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也釐雖愍之庶兄嘗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而吉禘前後亂賢爻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年若是者三而大室屋壞矣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屋其上重屋尊高者也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祫祭也躋釐公者

先禰後祖也案漢志所載左氏說乃西漢儒解左傳之文足以補正杜注彼云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大廟故言大事則書大事者因以見譏今杜云大事禘也似爲禘之常稱矣志云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案穀梁同左氏作太室傳曰太室猶世室也足以明之或劉子政所據穀梁經作世室與范本不同又謂先禰後祖者左氏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杜注臣繼君猶子繼父是也

君子以經論

易屯象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王弼注君子經綸之時正義曰經謂經緯綸謂綢綸姚信云綸謂緯也以織綜經緯此君子之事非其義也劉表鄭元以綸爲淪字非王本意案釋文作經論音倫鄭如字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黃穎云經論匡濟也本亦作綸又李氏集解引荀爽曰屯難之代萬事失正經者常也論者理也君子以經論不失常道也是漢荀慈明鄭康成並作經論荀鄭皆傳費氏易費氏經與古文同劉表黃穎亦同正義淪爲論字之譌孔氏引姚信訓綸爲緯是姚本與王輔嗣同作經綸矣

父母唯其疾之憂

論語爲政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集解馬融曰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案論衡問孔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唯其疾之憂又淮南子說林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則王充高誘皆以爲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與馬說不同朱子

集注云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舊說人子能使父母不以其陷於不義爲憂而獨以其疾爲憂乃可謂孝亦通案如馬義則夫子所告武伯者止是餘論其正意反在言外聖人之告人未有隱約其詞若此者集注所引舊說即本集解朱子守身之說雖善然舍人子事親之道而言父母愛子之心似亦離其本根也惟王高二氏說文順義洽蓋人子事親萬事皆可無慮唯父母有疾獨爲憂之所不容已伯兄玉呈疑父母字其字意複琳以父母字當略讀則得之

終朝三褫之

易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王弼注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之間褫帶者三也正義曰一朝之間三被褫脫釋文褫徐敕紙反又直是反本又作褫音同王肅云解也鄭本作拖徒可反案說文衣部褫奪衣也从衣虒聲讀若池此二王所本作褫者譌體也李氏集解載侯果說亦云褫解也據鄭本作拖知古文易作拖矣古褫拖聲相近說文手部拖曳也論語鄉黨加朝服拖紳拖即拖之俗馬融注易以鞶帶爲大帶包咸注論語以紳爲大帶是於大帶宜言拖而非褫奪之義也宋項安世周易玩辭引鄭注云三拖三加之也王肅作褫而以爲解此與鄭立異耳

師貞丈人吉

易師貞丈人吉无咎王弼注丈人嚴莊之稱有軍正者（今注疏本脫此四字）也崔憬曰子夏傳作大人並王者之師也李鼎祚曰彖云師

衆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故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由是觀之則知夫爲王者必大人也豈以丈人而爲王哉故乾文言曰夫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行師乎以斯而論子夏傳作大人是也今王氏曲解大人爲丈人臆云嚴莊之稱學不師古匪說攸聞既誤違於經旨輒改正作大人明矣案釋文貞丈人鄭云能以法度長於人又周禮夏官序官疏引鄭易云丈之言長也以法度爲人之長然則古文易本作丈人非王氏曲解李氏從子夏傳作大人與鄭本義得兩通此注尚未誤違經旨不得輒改作大人也

泰象无往不復

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釋文作象曰无平不陂云一本作无往不復鏞堂謹案七經孟子考文上有无平不陂句李氏集解作无平不陂載宋衷注云位在乾極應在坤極天地之際也地平極則險陂天行極則還復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也似漢易本有二句然王弼注云天地將各分復之際正義曰天地際者釋无往不復之義是王輔嗣本原止无往不復一句蓋孔子錯舉其辭不得據經妄增也

公用亨于天子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勿克王弼注履得其位與五同功威權之盛莫此過焉公用斯位乃得通乎天子之道宋程子頤蘇氏軾二傳皆以亨爲通惟朱子本義云亨春秋傳作亨謂

朝獻也古者享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爲享于天子之象又語錄云亨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爲享如王用享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亦甚害事也琳案釋文用亨許庚反通也下同衆家並香兩反京云獻也干云享宴也姚云享祀也又集解載虞翻注云天子謂五三公位也小人謂四二變得位體鼎象故公用享于天子四折鼎足覆公餗故小人不克也然則京房虞翻姚信干寶衆家並作享字本義以春秋傳爲據最是而漢易本經尤足爲證又案說文盲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唐韻許兩切又普庚切又許庚切朱子謂亨享說文本一字是也又謂字畫音韻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大義亦甚害事尤爲名言朱子眞通儒也故欲治經必先自小學始

騂牝驪牝

鄭康成孫叔然爾雅本作騂牡驪牝元余既有說矣今玩郭注陸氏釋文及禮記正義知郭本爾雅作騂牝驪牝（鐔堂謹案宋槧雪牕書院單注本爾雅正作騂牝驪牝）騂古讀若驪爾雅以驪牝釋詩騂牝故郭注曰詩云騂牝三千馬七尺以上爲騂見周禮解騂牝不更釋驪牝矣若如今本則以騂馬爲牡驪馬爲牝郭注安得詳騂而不及驪乎檀弓正義曰爾雅釋詩云騂牝此正據郭本也更可證若

釋文大書騂牝云頻忍反下同陸所云下同卽指下驪牝之牝若是注中牝字陸當言注同矣又釋文大書驪牝今妄改牡云孫注改上騂牝爲牡讀與郭異亦因本作驪牝故陸言上騂牝別之若下是牡字則直云改牝爲牡矣且孫本作騂牡驪牝元故陸云孫改上騂牝爲牡明下驪牝爲孫郭同也

孔舒元公羊傳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云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正義曰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以上何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二句何本同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本無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二句何本同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二句何本無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案孔舒元未詳何時人儒林傳及六藝論見公羊序疏皆無之隋志有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禮堂謹案釋文序錄公羊穀梁俱有孔衍集解十四卷字舒元魯人東晉廣陵相

杜氏名季子辨

嘗讀宋儒胡安國春秋傳至襄廿九年吳子使札來聘未嘗不歎胡氏之說經爲謬也案杜注左氏云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正義引釋例曰吳晚通上國故其君臣朝會不同於例亦猶楚之初始也又公羊傳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子也何注云緣臣子尊榮莫不欲與君父其

之字季子則遠其君夷狄常例離君父辭故不足以隆父子之親厚君臣之義穀梁傳其名成尊於上也范注云札名者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是三傳皆無稱名爲貶之說唐獨孤及曰以季子之闔達博物慕義無窮而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霸荊蠻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闔閭安得謀諸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乃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吳之覆亡君實階禍獨孤氏之言本非知季子者然尚未傳會聖人之經胡氏之論豈因此加刻歟惟明王氏世貞有言曰彼見乎吳之俗很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復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日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鬬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孰計而舍之非得已也札聽樂而辨六國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嘿無一救乎彼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可謂燭照當日之情勢矣嗟乎季子何人者卽以其聘於列國觀之見叔孫穆子而慮其不得死說晏平仲而告之以免難之法與子產交而憂鄭之將敗聞孫文子之鍾爲之懼禍而不敢止說叔向而恐其好直以離難是其於萍踪適合之人尚爲之深思遠慮惓惓不忘如是而況於宗社乎是故吳之興亡季子必籌之熟慮之深矣特時勢流轉有非人力所能挽者與其以身徇之躬受篡弒之禍而不能有所濟孰若見幾而去全身潔己之爲愈哉闔閭使專諸刺僚而致國平季子季子曰爾殺

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季子之志至是而始自然當其初讓之時已見之明決矣非固讓以全小節而罔念國家之大禍也唐蕭定云易曰知幾其神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嗚呼其知季子者哉

白虎通詩考

班氏白虎通說詩與毛氏多有不同蓋皆魯說也今輯以俟考

爵篇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奭謂世子始行也號篇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三篇有此三字據補正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禮樂云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又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誅伐云詩云妥封厥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諫諍云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辟雍云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王者不臣云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又見三正篇瑞贄云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三正云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姓名云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當有度曹叔振四字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

許男斝

春秋文五年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左氏公穀經並同公羊解云許男業卒正本作辛字案辛字誤當作羊說文羊叢生艸也象羊嶽相並出也凡羊之屬皆从羊讀若涕常大版也从羊从巾巾象版詩曰巨業維樅葢許男本名羊因此字經傳少見學者罕識故或誤爲業或誤爲辛也

室如縣磬

左傳僖廿六年齊侯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杜注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言室而資糧縣盡在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正義曰服虔云言室屋皆發撤榱椽在如縣磬孔晁曰縣磬但有柄無覆葢杜以下云野無青草言在野無青草可食明此在室無資糧可噉故改如爲而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劉炫云如磬在縣下無粟舀炫乃以服義規杜非也案說文缶部磬樂石也从石殸象縣虡之形依杜說縣字費解葢磬磬字別而聲相近故互誤如禮記樂記石聲磬注云磬當爲磬字之誤也此磬又爲磬之譌孔晁注國語亦從服義杜氏改如爲而又以磬爲磬此好異於先儒耳劉光伯規之當也

穀梁經召伯

春秋文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左氏公羊同杜注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也釋文召伯上照反伯疑誤也據此知徐仙民所注穀梁亦同二傳作召伯今本誤

也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范注毛采邑伯字也天子上大夫於此無注則范注本作毛伯又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疏引此亦作毛伯

碩人頎頎

玉篇頁部頎渠衣切詩云碩人頎頎傳頎長貌又頎頎然佳也案今詩作碩人其頎傳頎長貌箋云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頎然又下章碩人敖敖箋云敖敖猶頎頎也據鄭箋知詩字本重文六朝時猶未誤故顧野王據之正義曰下箋云敖敖猶頎頎也與此相類故亦爲長貌以類宜重言故箋云頎頎然長也據此知唐初孔所見本已作其頎矣

孝經閨門章

宋本古文孝經有閨門章在子曰君子之事親孝章後其文云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其二十四字元氏正義載司馬貞議曰近儒欲崇古學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且閨門之義近俗之語必非宣尼正說案其文云閨門之內具禮矣嚴親嚴兄妻子臣妾繇百姓徒役也是比妻子於徒役文句凡鄙不合經典案古文雖出劉光伯或恐以私意竄改但閨門一章文簡意足理致精嚴似非後儒所能僞作不當以文句疑之蓋閨門之內人君燕寢之地也人君於大廷之上百官執事前後左右罔非正人即欲不具禮而不可即退朝之後與父兄相處爲我素所嚴敬者雖欲不具禮而亦不能惟閨門之內所對者妻子耳所侍者臣妾耳人

君而與妻子臣妾相處燕昵之私情欲之感自有所不容已則起居之際必有不能其禮而或至於失禮者能若嚴父嚴兄在前則閨門之內一如大廷自不敢不具禮矣蓋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而自一家視之爲妻子臣妾自天下視之爲百姓徒役故云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欲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必不敢遺於天下之百姓徒役欲得一家之懽心以事其親必不敢侮於閨門內之妻子臣妾此先王之孝也此聖人之誠也司馬氏以爲凡鄙誤矣

李古理字

左傳僖三十年行李之往來其氏之因杜注行李使人正義曰襄八年傳云一介行李杜云行李行人也昭十三年傳云行理之命杜云行理使人李理字異爲注則同都不解理字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亦作李字注云行李行人之官也然則兩字通用本多作理順之爲吏故爲行人使人也又漢書胡建傳黃帝李法曰蘇林曰獄官名也天文志左角李右角將師古曰李者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也故稱其書曰李法又管子法法篇舜之有天下也禹爲司空契爲司徒皐陶爲李房元齡注古治獄之官李同理大匡篇國子爲李注李獄官也李理同

公羊經凿邱

公羊文十六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邱解云盟于

犀邱正本作菑邱故賈氏云案云字今補公羊曰菑邱穀梁曰師邱是也據此知公羊經本作菑邱當從賈氏所見本陸氏釋文作犀邱音西穀梁音義亦云公羊作犀邱則唐以來本多不作菑字矣公羊疏唐以前人爲之所據皆晉宋古書故猶見正本與賈景伯合也

三老五更

禮記文王世子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正義曰蔡邕以更字爲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樂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注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又續漢禮儀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曰五更長老之稱也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月令問荅曰叟長老之稱也其字本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叟瘦字中從叟今皆以爲更矣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亦參五之也又漢書禮樂志養三老五更於辟廱注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詩云三壽作朋鄧展曰漢直以一公爲三老用大夫爲五更每常人行禮乃置案詩閟宮三壽作朋傳壽考也考老義同是三壽卽三老也箋云三壽三卿也此卽盧子幹禮注意與毛傳亦合又三老五更蔡伯喈以爲有三人五人更當作叟鄭氏不然者案白虎通鄉射云三老者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

鄭說本此而三五義微異

北風傳虛徐也

詩北風其虛其邪傳虛虛也釋文虛虛也一本作虛徐也案作虛徐也是蓋經言虛徐中加其字以助句毛恐後人分其虛其邪爲兩事故作傳以連合之虛徐也三字當一氣讀言其虛其邪者爲虛徐也故箋申之云邪讀如徐在位之人威儀虛徐寬仁者正義曰釋訓云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孫炎曰虛徐威儀謙退也孫叔然以虛徐訓其虛其徐者取法乎毛鄭也郭注但云雍容都雅之貌非是正義又云傳質訓疊經文耳非訓虛爲徐孔說甚是據此知孔本原作虛徐也今注疏本標起止作虛虛乃近人誤從釋文改耳或曰于所言確可據矣未知更有旁證否余曰蕩侯作侯視傳作視詛也毛以作字說經作字以視詛字說經視字兩侯字皆助句之辭猶北風兩其字也孔氏不察乃云作古詛字詛與視別故各自言侯傳辨作爲詛故言作視詛也是以視詛也三字爲作字訓不知此四字連讀猶北風傳三字連讀也釋文大書侯作云視詛也注同此同孔氏之誤又云本或作詛此因誤讀而私改猶正義云作古詛字也

夫子之設科也

孟子盡心下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集注云夫子如字舊讀爲扶余者非或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爲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

之耳趙氏章句云館人曰殆非爲是來事夫子也自知問之過也又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疑當有字殆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益之而已據此知夫子之設科也本作夫子之設科也以經省曰字故趙注特下孟子曰以補之正義載章指云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己所絶順荅小人自咎非己所絶己字正釋經子字此節卽所謂順荅小人也又正義云孟子又曰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還來者則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容受之而教誨亦豈不保其異心也則北宋人作疏時尚是子字今注疏本作子是從集注改也四書大全載慶源輔氏說以殆非也下無曰字故知爲問者之言若以爲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矣案孟子一書問答處曰字每不具著未可以此拘泥若以爲露筋骨則孟子自言有甚於此者矣且孔子曰與其潔不保其往與其進不與其退孟子之言卽本孔子豈亦非所以待學者乎總之朱子讀夫如敷此失之小焉者也一無所據而改千餘年相傳之子字此非失之小焉者也後之小焉者也後之學者能於此等處不爲之曲護庶可謂朱子爭臣矣

侕六尺之孤

玉篇人部侕恥各切侕寄也論語云可以侕六尺之孤今論語

泰伯侘作託案說文人部侘寄也从人宅聲宅古文宅言部託寄也从言乇聲二字音義本同然據玉篇所引則論語舊是侘字益从言者以言託寄之从人者以人侘寄之義各不同今从言益通借字顧野王所見古本作侘與說文義合也

六鶂

說文鳥部鶂鳥也从鳥兒聲春秋傳曰六鶂退飛鶂或从鳧鷁司馬相如說鶂从赤案春秋僖十六年六鷁退飛正義曰鷁字或作鶂釋文六鷁五歷反本或作鶂音同又公羊穀梁釋文皆云六鶂五歷反可證三傳本皆作鶂與說文同今公羊注疏皆作鷁惟何注六鶂無常此一字未改穀梁注疏皆作鶂惟經文六鷁退飛此一字从益因唐時左傳已有作鷁者故後人據以易之傳也五經文字鷁鶂二同見春秋傳穀梁疏引賈逵云鶂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閱也賈景伯以閱解鶂是取同聲字爲詁尤可見六鶂字本从兒也此疏引賈亦誤作鷁史記宋微子世家六鶂退蜚集解引賈注作鶂引公羊傳作鷁索隱引左傳六鶂退飛漢書五行志下六鶂退蜚過宋都師古曰鶂音五狄反玉篇鶂午的切又五兮切鶂鶂鷁並同上猶根據許書以从兒爲正从益者說文不收故列末廣韻二十三錫鷁五歷切鶂上同說文又作鶂鶂反以鷁爲正首尾倒置矣郭忠恕汗簡上之二鶂作鷁云如說鶂从赤李書所載即鶂字出李商隱集案說文載司馬相

民無德而稱焉

論語泰伯民無得而稱焉釋文民無得本亦作德案集解引王

肅云泰伯以天下三讓於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是王肅本作無得地理志下引孔子作得後漢書丁鴻傳論引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李注云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又引鄭元注云三讓之美皆蔽隱不著故人無德而稱焉是鄭本作無德釋文所見蓋卽鄭本王肅好與鄭難故改其義又德得二字音同古互用季氏篇血氣旣衰戒之在得釋文云在得或作德非

震夷伯之廟

漢書五行志下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劉向以爲晦晝也震雷也夷伯世大夫正書雷其廟獨冥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專事晝晦明年公子季友卒果世官政在季氏至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正晝皆晝陰爲陽臣制君也成公不寤其冬季氏殺公子偃季氏萌於釐公大於成公此其應也董仲舒以爲夷伯季氏之孚也陪臣不當有廟震者雷也晦晝雷擊其廟明當絕去僭差之類也向又以爲此皆所謂夜妖者也劉歆以爲春秋及朔言朔及晦言晦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慝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案劉子政言晦晝也震雷也本穀梁傳董仲舒云夷伯季氏之孚本公羊傳董又云明當絕去僭差之類則僭差之事不止一夷伯廟凡似夷伯廟之僭差者皆當去之何邵公云僖公蔽於季氏季氏蔽於陪臣陪臣見信得權僭立大夫廟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當去之頗得經傳意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

氏有隱慝焉劉歆曰爲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故天加誅其祖
廟吕譴告之立義精也正義曰杜以長厤推己卯晦九月三十
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此卽本劉子駿說

莊公寤生

左傳隱元年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杜注寐寤而莊公
已生故驚而惡之正義曰謂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
太平御覽三百六十一引風俗通義云不舉寤生俗說兒隕地
便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舉寤生子妨父母謹案春秋左氏傳
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因
名寤生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安有妨其父母乎余以應杜
兩說皆非是若寐寤時子已生兒隕地便能開目武姜何至驚
而惡之案史記鄭世家云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
後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然則寤生者難生之謂也史
公之解甚精爾雅釋言逜寤也郭注相干寤釋文云孫本逜字
作午又說文午悟也五月陰气午逆冒地而出悟逆也从午吾
聲說文與爾雅義同逜字當從孫叔然作午寤卽悟之通借字
寤生者謂悟逆難生益交午於產門久而不得下往往有母子
交斃者故武姜驚也依杜注宜云寐生不當曰寤生近人有訓
寤爲蘇者謂莊公絕而復蘇穿鑿之甚余友閻百詩云周書寤
儆王曰今朕寤有商驚予孔注言夢爲紂所伐故驚又史記王
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參以說文寤書見而夜夢
也則莊公寤生者乃夢中所生琳亦以爲非

隱五年秋蝗

五行志云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劉歆以爲又逆臧釐伯之諫貪利區霿以生蠹蟲之孽也案何注公羊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先是隱公張百金之魚設苛令急法以禁民之所致又春公觀魚于棠傳何以書譏遠也公爲爲遠而觀魚百金之魚公張之注實譏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匹夫無異與董義合杜注左氏但言蟲食苗心爲災故書當以劉說補之

大者不螽

左傳昭廿一年小者不窕大者不螽杜注螽橫大不入正義曰螽聲近橫故爲橫大釋文不螽戶化反五經文字木部螽戶化反見春秋傳案漢書五行志載左氏作大者不螽師古曰螽橫大也音胡化反說文手木兩部俱無此字玉篇手部螽覓也廣韻四十碼螽寬也大也又徐鉉新附云螽橫大也从手瓠聲與篇韻俱胡化切而皆不从木則作螽者非左傳下文王心弗堪漢志作弗胾孟康曰古堪字案胾乃戕之譌說文戕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戕黎左氏本古文故多假借字

浩然之氣

文選班孟堅答賓戲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李善注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後漢書傳變傳世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李賢注孟子曰養吾浩然之氣也案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陽

者天之寬也陰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班孟堅以浩然與浮雲相對是亦以浩然爲天氣趙項之釋有所本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氣當是俗人所改漢書敘傳上注師古曰浩然純一之氣也文選五臣注劉良曰浩然自放逸也朱子集注云浩然盛大流行之貌皆與古義異

行者必以賮

孟子公孫丑下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子何爲不受趙注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案論衡刺孟引孟子云行者必以賮辭曰歸賮又文選魏都賦徵負賮劉淵林注賮禮贐也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蒼頡篇曰贐財貨也說文曰賮會禮也據此知孟子本作賮今作贐乃俗字說文貝部賮會禮也从貝㬎聲玉篇貝部賮才刃切財貨也廣韻二十一震賮琛賮又財貨也會禮也徐刃切又疾刃切五經文字上貝部賮音盡皆無贐字至集韻始二字並載今孟子及諸書皆作贐字遂廢幸王充劉淵林李善引孟子尚仍舊本也

文帝始置博士

漢書武帝紀建元五年春置五經博士文帝紀無立博士事余考兩漢人所言則文帝已立博士矣楚元王傳文帝時聞申公

爲詩最精呂爲博士又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翟酺傳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又趙氏孟子題辭孝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王氏玉海藝文云爾雅文帝立博士本之孟子漢書也李賢注翟酺傳云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言不知何據益未詳考也劉歆書諸子傳說字誤當從孟子題辭作傳記諸子謂孟子也傳謂論語孝經也記謂爾雅也書序正義曰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

犧尊象尊

詩閟宮犧尊將將傳犧尊有沙飾也正義作犧者沙羽飾此同釋文然正義是釋文犧尊鄭素河反毛宜同鄭王許宜反正義曰犧尊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自沙字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春秋定十年正義云阮諶三禮圖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犧象尊象以飾春秋正義作青州掘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

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讀犧爲義
案當作讀義爲犧是毛詩本作義尊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又禮記禮器犧尊疏
布冨釋文犧尊鄭素何反王如字正義曰先儒云刻尊爲犧牛
之形用以爲尊鄭云畫尊作鳳羽婆娑然此本鄭志梁書劉昭注續漢志引作畫鳳皇尾婆
娑故謂娑尊也明堂位尊用犧象注犧尊以莎羽爲畫飾釋文
犧象素何反正義曰鄭志張逸問曰明堂注犧尊以莎羽爲畫
飾前問曰犧讀如沙沙鳳皇也不解鳳皇何以爲沙荅曰刻畫
鳳皇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案
犧尊象尊似當從王肅阮諶說較直捷或得於目驗與傳聞者
不同然毛公傳詩云犧者沙羽飾先鄭注禮云犧尊飾以翡翠
古義獻沙聲並相近故沙尊作義尊毛詩傳爲先秦古書二鄭

咸所依據後世卽出犧牛之尊要不得以此改詩禮之義終是
王肅好與鄭難故爲異說耳

三川震

五行志云史記周幽王二國語王變年周國語史記作西周三川皆震應劭亦動劉向曰爲金木水火沴土者也伯陽甫史記同作甫注曰周大夫服虔曰周太史裴駰引唐固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案古史多善言陰陽事曰周將亡矣國語史記有夫天地之氣不過國語史記下作過此作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亂之也史記同作民亂之也案注云言民者不作陰過案應劭曰過陰迫陽使不能升也韋曰陰氣在下陽氣敢斥王也則似本作民亂之也國語作陰迫陽使不能烝史記作烝韋注迫之使不能升也然則國語本是迫字作過者形近之譌春秋文九年正義引作迫陽伏而不能出陰迫史記同作陰迫國語作不能升也此以詁訓代經文於是有地

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史記同作填國語作鎮漢書多以填爲鎮應劭曰填陰陽不得升也陰也陽失而在陰原史記同作原國語作川源下同案原古字必塞原塞國必亡史記同有此五字國語無而川源必塞下注云國依山川今源塞故國將亡也然則本有此句後來脫耳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應劭曰演演音衍韋注曰水土通氣爲演演猶潤也案應以土演而民用也爲句夫水二字略讀土演謂引土也故下云土無所演史記亦同古演引聲相近韋注以夫爲起句之辭水土演連讀故下作水土無演此當從史漢及應氏解土無所演而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雒竭而夏亡國語史記作洛竭而商亡今周惠國語作德案說文德作惠如二代之季國語史記有矣其原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國語史記此五字在亡之徵也下史記作必山崩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史記有國之徵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國語下有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二句史記無夫字棄作弃是歲國語史記有三舊說二從國語史記作也三川竭岐國語史記正岐此俗寫山崩劉向曰爲陽失在陰者謂火氣爍煎枯水故川竭也山川連體下竭上崩事勢然也時幽王暴虐妄誅伐不聽諫迷於褒姒廢其正后廢后之父申侯與犬戎共攻殺幽王一曰其在天文水爲辰星辰星爲蠻夷月食辰星國呂女亡幽王之敗女亂其內夷攻其外京房易傳曰君臣相背厥異名水絕

無酒酤我

詩伐木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傳湑莤之也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恩也王有酒則沛莤之王無酒則酤買之釋文酤毛音戶說文同鄭音顧又音沽正義曰毛以爲言無酒明是卒爲之故云一宿酒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

酤酒案說文酉部酤一宿酒也一曰買酒也从酉古聲徐鍇曰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禮記郊特牲注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正義曰言古之事酒正是漢之醳酒事酒與醳酒皆是新作而成故鄭注周禮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謂爲事而新作者醳是和醳醴釀之名卽今卒造之酒也酒正疏云事酒冬釀春成非是說文又云醴酒一宿孰也然則酤酒醴酒事酒醳酒一物四名歟本無酒因有事而一宿醳成之故曰無酒酤我毛傳與說文正同不得以經傳無名爲疑矣漢書食貨志下云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則班孟堅解論語以酤爲買與箋義合也

朝服而立於阼

論語鄉黨朝服而立於阼階案釋文於阼才故反本或作於阼階知古本無階字孔安國云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蓋因注誤衍也禮記郊特牲鄉人禳孔子朝服立于阼注禳或爲儺知禮記文與論語同亦無階字

咸曰義也

左傳昭十四年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注末薄也減輕也夫可謂直矣注於義未安直則有之正義曰三度數叔魚之惡不爲薄輕言皆重厚極言之也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

爲末粲隱蔽之也咸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是義妄也案家語正論載此事亦作三數叔魚之罪不爲末注云末薄曰義也夫作或曰義注云或左傳作咸則王肅家語句讀與服氏合其所見左傳作咸不作減亦與服本同杜氏改咸爲減而屬之上句失之臆見也不爲末王杜皆如字服云不爲末粲是讀末爲抹集韻引字林云抹撥滅也知古但作末粲矣又傳云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注三罪唯荅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正義曰杜讀此文言猶義也故言以直傷義劉炫云直則是義而規杜氏案上文先云義也夫中言除三惡此又云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則明是以直爲義猶隱四年石碏殺其子而傳云大義滅親也乃杜上注云於義未安此注云以直傷義故重疑之不免刻求古人失聖人表揚之旨矣劉光伯規之當也

礦然或作砿然

公羊春秋僖十六年霣石于宋五傳曷爲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礦然視之則石釋文礦然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一音芳君反本或作砿注疏本八耕反穀梁疏曰礦字說文諡碑玉篇字林等無其字學士多讀爲砿據公羊古本並爲礦字張揖讀爲礦是石聲之類不知出何書也案玉篇石部礦柱下石礦之仁切礦也音響也又大堅切砿披萌切大聲砰同上據楊氏所見玉篇無礦字則今本有者益孫强等增加廣雅四釋詁砿普耕反聲也而無礦字楊云張揖讀爲礦是古本廣雅有礦矣五經文字礦之人反又大年反聲響也見春秋傳穀梁釋文

同大年反讀若孟子塡然鼓之之塡說文土部訓爲塞疑公羊
古本通借用之廣韻十七眞磌柱下石也一先磌柱礎皆不具
石聲一訓十三耕砰砰磕如雷之聲則作砰然者義亦通

二女嫘

孟子盡心下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趙注果侍也以堯
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正義曰以堯帝二女事
之實若固自當有之也許愼謂女侍曰嫘舊讀今釋果爲侍謂
二女之侍舜是有惑於許愼之說而遂誤歟益木實曰果云果
者取其實而言也朱子集注云果說文作嫘烏果反女侍也案
說文女部嫘姬也一曰女侍曰嫘讀若騙或若委从女果聲孟
軻曰舜爲天子二女嫘據此知孟子本作二女嫘今作果者是
嫘之省借趙氏訓爲侍朱子訓爲女侍皆與說文合疏闊舊說
謂木實曰果取其實而言義甚穿鑿益本王安石字說語類朱子曰趙
氏以果爲侍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也案廣韻三十四果嫘
嫘姬身弱好皃烏果切無女侍一訓九麻嫘女侍古華切是同
說文讀
若騙矣

無以酋酒

左傳僖四年管仲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
是徵杜注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正義曰郊特牲云縮酌用
茅鄭元云沛之以茅縮去滓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興周
禮注亦作鄭大夫賈疏云蕭字或爲酋酋讀爲縮縮束茅立之祭前
標起至作鄭司農誤
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縮滲周禮注作浚釋
文浚荀閏反劉
思順反
盧此異
也故齊桓公責楚不貢包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杜用

彼鄭與之說也案說文酉部酋禮祭束茅加于祼圭而灌謂酒是爲酋象神歆之也从酉从丩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酋酒又詩伐木有酒湑我傳湑酋之也箋云王有酒則沛酋之釋文酋所六反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沛之而去其糟也字從草則酋酒字本从丩从酉據說文知左傳作無以酋酒據甸師注知周禮作祭祀共酋茅菩毛詩周禮左傳皆古文故與六書之旨合今左傳作縮酒司尊彝作數酌（司尊彝醴齊縮酌注故書縮爲數杜子春云數當爲縮）皆酋之聲近假借字甸師云酋茅者以茅爲酋酒之用當如字讀鄭少贛既從左傳酋酒義而復讀爲縮者恐人不識酋字故以今文讀之作蕭亦爲聲近字論語集解載鄭注云蕭之言肅也劉熙釋名釋宮室云蕭肅也可證古蕭酋聲相似故酋或作蕭杜子春讀爲香蒿之蕭鄭康成從之未足以改鄭少贛義也（周禮司尊彝禮記郊特牲及毛詩傳所言酋酒皆去滓法與說文甸師左傳所說灌酒茅上象神歆之義微不同）

吾不夢見周公

論語述而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釋文不復扶又反注同本或無復字非案集解載孔注云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據陸氏所見本知經無復字乃後人援注所增以經云久矣吾不夢見明先時曾夢見故注云不復夢見復字正釋久矣字陸氏反以無復字爲非不審之至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六終

嘉應溫心源舊校
順德馬維勛新校